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職官分紀卷四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高瑞相

職官分紀卷四十一

宋 孫逢吉 撰

郡太守 吏見州牧門

通典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為太守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

殿最（按律有無害都史言如公平吏　漢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并舉孝廉漢制歲盡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偕簿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為太守王莽改曰大尹後漢或以尚

書令僕射出為太守或自郡守入為三公出為郡守鍾離意黃香胡廣桓榮是也入為三公盧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三國時有郡守國相內史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為恥晉宋守相內史並銀章青綬集賢兩梁冠後魏初郡置三太守孝文初二千石能靜二郡至三郡者遷為刺史太和中次職令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為限北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凡九等後周郡太守各以戶多少定品命隋郡太守如北齊九等之制至開

皇三年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大業三年又改州為郡

郡置太守唐武德元年改州為郡改太守為刺史加號

持節揔管則加使持節按魏晉制有使持節假節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得殺無官人若軍事俱與使持節同假節惟軍事得殺犯令者守是刺史兼領軍戎若今採訪節度使也自北齊以降天下雖分裂其州郡漸衆缺隋開皇初有州三百一十缺十官缺入緊遂廢郡使以缺人則刺史如太守之職缺官名屢改職事不易叅制置之際不詳源本因習舊名遂有持節諸軍之虛稱其屬官別駕以下錄事功户諸曹叅軍事亦多漢晉之制若今之節度採訪副使判官之任本置別駕乘一車行部其叅軍錄事皆佐戎旅今並無其實豈所謂必也正名者乎又按加刺史持節軍事之名以為榮寵則邊荒萬里三數百户小郡

亦同此號又無以別遠近大小之差輕重閑劇之異也顯慶元年都督府及上州各置執刀手十五人中下州各十人後加號為使持節諸軍事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年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至隋開皇七年別頒青龍符於東方揔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九年又頒木魚符於揔管刺史雌一雄一三年十年悉頒木魚符於五品以上官義寧二年罷竹使符頒銀兎符於諸郡唐武德元年又改銀兎為銅魚符自是州郡刺史守更相為名其實一也太祖初理天下重親人之任疏督守之名於屏俯仰視焉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率理逮貞觀之末

昇平既久羣士多慕省闥不樂外任其折衝果毅有才力者先入為中郎郎將以補郡守其輕也如是武后臨朝垂拱二年諸州都督刺史宜准京官帶魚長安四年納言李嶠同平章事唐休璟奏曰竊以物議重內官而輕外任凡所出守多因貶累非所以澄風俗安萬人臣請擇才於臺閣省寺之中分典大州共康庶政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乃令書名探之中者當行於是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中之皆

以本官檢校刺史二十人內以政績有可稱者獨常州刺史薛廉徐州刺史司馬鍾二人而已當時復有為員外刺史永昌中成王李千里歷遷襄州員外刺史神龍初以譙王重福之妃張易之甥也貶重福僕州員外刺史皆不領州務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師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為四輔同華岐蒲四州謂之四輔其餘為六雄鄭陝汴絳懷魏十望宋亳滑許汝晉洛虢衛相十緊初有十緊後有緊者甚多不復具列及上中下差凡戶四萬以上為上州二萬五千以上為中州不滿二萬為下州亦有不約戶口以別敕為上州又謂近畿者為上州戶雖不滿四萬亦為上州其親王任中下州刺史者亦為上州王去後依舊式天寶中通計天下上州一百九中州二十九下州二百八十九總三百二十七州

萬石君

史記萬石君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歳時為朝臣過公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過路馬必式焉

河東股肱郡故特召君

季布為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人言其勇使酒難近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授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上默然慙曰河東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東海大治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東海大治乃入守右扶風

教告屬縣

王尊字子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强樹弱宣恩廣澤甚勞善矣太守

以今日至府諸君卿勉力正身

一切以便宜從事 龔遂字少卿山陽人宣帝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令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臣聞治亂民不可急惟緩之然後可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遂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去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耶

賣刀買犢 見上

銅虎符竹使符 前漢文帝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天下無雙 李廣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

雙自負其能數與敵角恐亡之乃徙為上郡太守

以殺降不侯　初李廣與從事李蔡俱為郎元狩中蔡代公孫弘為丞相蔡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祿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廣之軍吏士卒或取封侯廣以問望氣王朔曰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有所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歷七郡　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不盡食不嘗食寬緩惜士士以此樂為用

賞賜分麾下與士卒共飲食　上

民之師帥　董仲舒策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

起學成都市　文翁為蜀郡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勤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

受業博士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今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治為天下第一 朱邑字仲卿遷北海太守以治為天下第一入為大司農

非撥煩吏 龔勝楚人哀帝以勝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遷光祿

吏民信愛號為召父 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躬耕勸農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閼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民得其利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獄訟衰止使民信愛號為召父

不嚴而民從化 循吏傳序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

治郡如家 衛颯字子產為桂陽太守清白有精思治郡如家

賓客滿門 宋博好學士大夫為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

玉食自奉 陳咸為東郡太

守又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其治倣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撥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然操持掾吏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敕書曰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下吏畏之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

卧治

汲黯字長孺為東海太守黯學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掾史而任之其治責大體而已不苛小務黯多病卧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後以吏五銖錢民盜鑄楚地尤甚上以為淮揚楚地之郊乃拜淮揚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起然後奉詔上曰君薄淮揚耶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耳

五十當貴

朱買臣吳人也家貧好讀書常負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貴今已四十餘矣妻怒曰如公終餓死溝中耳遂去後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久不報待詔公車會邑子嚴助貴幸

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後拜會稽太守且至發民除道故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而妻自縊死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侍詔常從會稽太守邸寄居飯食及拜為太守仍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吏與共食且飽少見其印綬守邸者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乃會稽太守章也守吏驚駭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者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乃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

息盜龔遂為渤海太守宣帝問何以息其盜對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惟緩然後可治

班春崔篆以王莽時為建新大尹到官稱病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

春厭承明之廬嚴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故出郡吏誅豪猾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景帝乃拜郅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慄居歲餘郡中路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匈奴引去郅都為雁門太守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去竟都死不近雁門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乎於是斬都匈奴見憚郅都為雁門太守匈奴至為木偶人象都令騎射之莫能中其見憚如此焉郡將嚴延年傳注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郡中無犬吠之盜王溫舒為河南太守素居廣平皆知河南豪猾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南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畧捕郡內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於族小者乃死家盡

沒入償賦奏行不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内皆怪其奏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

郡中震恐道不拾遺嚴延年為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莫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延年先知之趙掾至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殺吏分考兩高窮究其姦誅殺數千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民思其政何隨拜江陽太守民思其政年七十一卒於官後州鄉人言政績者皆稱何謂何江陽

祭孝婦天大雨于定國其父于公為縣獄吏東海有婦少寡無子養姑謹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柰何後姑自縊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自誣服具獄工府于公以為此婦養

姑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竟論殺之郡中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倘在此乎於是太守殺牛祭孝婦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稱于公

天下長者 文帝謂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曰臣何足以知之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太守孟舒是也

以三公使車載入殿中受策 蕭育望之子也王鳳以其名父之子著才能除為功曹遷謁者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為者舊名臣之子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注云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育至南郡盜賊靜

匈奴不入界 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不可干以私 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語其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道不拾遺樊曅拜天水太守吏人及羌畏之道不拾遺典歷三郡蒲鞭示辱劉寬典歷三郡嘗以為齊之以刑民免無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皆推之於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接引學生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田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視民如子寬為南陽太守視民如子使之以時口不出罵言屠伯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冬月斷獄縣內流血河南人號屠伯不接賓客後漢陳蕃為豫章太守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為尚書送者不出郭門奏課第一李忠字仲都為丹陽太守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黃堂郡丹為南陽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歎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理劇袁安字邵公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注黃堂太守之廳事也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杜詩字君公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囊鑄為農器用立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屋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借寇君一年

寇恂為潁川太守後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逼近京師獨卿能平之耳恂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懼歸死臣願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下拜郡中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秋毫無私

張堪字君游吳漢伐公孫述堪拜蜀郡太守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撿閱庫藏收其珍寶悉修列上言秋毫無私蜀人大悅

文武備足

更始大司馬朱鮪自洛南定河內問鄧禹曰諸將誰可守河內者禹曰寇君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上乃拜恂

為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文武兼才 盧桓字子幹嘉平中九江蠻反四府舉桓文武兼才拜九江太守

麥穗兩岐 張堪為漁陽太守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開稻田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去職乘折轅車 樊顯對光武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嘆息

五袴 廉范字叔度為蜀郡太守成都民豐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作音則護反

隨車致雨 鄭弘為淮陰太守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

鹿明府必為宰相

懸魚　羊續為南陽太守府丞嘗獻生魚續受懸於庭後又進之乃出前所懸魚以杜其意

為三河表　耜朗字少英為河內太守政稱為三河表

還珠　孟嘗字伯周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北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是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珠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獘求民利病曾未踰年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

受一錢　劉寵字祖榮為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賫百錢以送寵寵勞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野鄙生未嘗識郡他守發吏求民間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遇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

言耶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夾河為太守

杜周為御史大夫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任事三公而兩子夾河為太守家貲累數巨萬治皆暴酷

毀陷阱息虎害

法雄為南郡太守先是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衆雄乃令毀陷阱虎害稍息人以獲安

拔薤置水

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當是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强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强助弱以惠政得民

京師蒙福

潁川盜賊羣起徵拜漁陽太守郭伋為潁川太守召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伋到郡招懷山賊皆歸降

虎東渡江

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常募設檻阱而尤多傷

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托今為民害咎在殘吏其務去姦貪進忠善可以去檻穽其後相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郡界輒東西散去

蝗飛至界散去上

絕滛祠

宋均為九江太守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嫗以男為山公女為山嫗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太守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悉以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不復為山娶

降廣陵賊

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太守寇亂徐揚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梁冀諷尚書以張綱為廣陵太守欲因事中之綱乃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逕造嬰壘以慰安之明日嬰將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綱任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將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

至犍為負土成墳

虎北渡河

劉昆為弘農太守先是崤澠驛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異之拜光祿勳詔曰昆前任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

畏四知

楊震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十金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曰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子孫蔬食步行

震為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或勸震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掾吏衣皆去地三尺

前漢朱博遷琅琊太守齊俗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在曹掾吏皆移病臥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召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史選試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郡中大驚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令去地三尺

大馮君小馮

君馮立字聖卿徙西河上郡太守在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吏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斷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利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百姓遵教韓延壽徙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強難治延壽教以禮讓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娶禮百姓遵用其教

邊最後漢崔寔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紡民冬月無衣寔至斥賣儲峙作紡績之具以教之民以免寒苦是月寇連入雲中朔方殺畧吏民寔整厲士馬嚴烽候乃不敢犯常為邊最

鮮榻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四登三事劉寵自會稽太守罷歸入居九列四登三事

入拜三公第五倫桓虞鮑昱盧延自郡守入皆拜三公

兩日謠黄昌為蜀郡太守未到郡人謠曰兩日日出大兵戰

願復得耿君耿純請治一郡盡力自効工笑曰卿乃欲

以治民自効乃拜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過東郡數千人呼號泣涕曰願復得耿君上復以為東郡太守欲以治民自効上男女皆宗以為名宗慶字叔平為長沙太守民養子者男女皆宗以為名名子為任任延為九真太守九真不知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子年二十五至三十女子十五至四十皆以齒相配其貧無聘令長史以下各捐俸祿以賑濟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其產子者始知種性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妻夢帶印綬登樓張奂拜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印綬登樓而歌問占者占者曰必將生子復臨兹邦命終此樓既而猛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禽乃坐樓自燒而死如占之言老少攀車叩馬第五倫字伯興拜會稽太守後坐法徵老少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行數里不得前乃偽止停亭乘小船

而願留一年侯霸字君房遷臨淮太守更始徵霸赴公車吏人老幼相攜號泣遮使君車當道顧去願留一年

留一分俸頒贍貧者黃香遷魏郡太守時水旱多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頒贍貧者於年

是豐富之家多出義穀出倉米為粥薛真度豫州太守官廩賑貸荒年民獲全景明初豫大饑真度出倉米五十石為粥救其饑

過家上冢韓稜為南陽太守特聽稜再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

臨東郡人百其歎耿純字伯山為東郡太守後以事去職上征伐道過東郡數千人涕泣乞復借耿君上謂公卿曰純少事甲馬治郡何以見思若再臨東郡郡人百其歎

詔扶輿詣闕宋均為河內太守嘗寢病百姓耆老為禱請旦夕問起居以疾上書乞身詔除子條為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黄門慰問因養疾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寖篤不

復建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侍均出

政事明察 欒巴字叔元遷桂陽太守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

吏民立生祠 王堂字敬伯拜巴郡太守為治清靜吏民為立生祠

匈奴不敢向雲中 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領士卒拒之敵衆盛而范軍不敵乃令軍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敵自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相

百姓給足流民皆還 曹褒為河內太守時旱自春至六月無雨穀貴百姓頗流褒到省吏并職退貪暴屬得時雨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民皆還

偉容貌能飲飯 彭寵字伯通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有威於邊

馮萬石 馮勤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生八男皆歷郡號為萬石君馮

能貫三百斤弓 祭彤為遼東太守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敵每犯塞常為士卒先鋒

道路不

敢拾遺 樊曄為天水太守其政嚴猛道路不敢拾遺行旅以錢物遺大道旁曰以付樊君後還如故

吏民老弱共守城 張璠漢記陳求為陵零太守到郡設方畧期月賊消散而州兵朱益等及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陵零陵零下濕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吏白太守求曰太守分國符受任一郡豈顧妻孥而阻國威乎復言者斬乃悉城内吏民老弱者共守城

市無二價 宋登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

去虎穽 張璠漢記朱輔為南郡太守郡常有虎狼為暴前太守募人設檻穽人多死輔到乃移書令去之後乃不為害

出界買豉 羊茂遷東郡太守到官悉出舍物常食乾飯出界買豉鹽而已

出官舍物 羊續遷盧江太守以清約為政出官舍物

皂蓋朱轓 續漢志中二千石皆

皂蓋朱兩轓

父子同拜漢宣帝時薄滿為上黨太守長子萬為北地都尉次子為定安太守滿與萬俱知名並同時見徵二千石十三人俱引見萬却退不敢與父併詔謹責謂者何為不齊左右曰此乃父子也上太息曰乃父乃子並頒符赴郡先詔上黨太守滿行山東具以滿為淮南相論導東藩弘農股肱郡具鵠為太守父子同拜上嘉之

妻子不之官舍袁宏後漢記吳漢為鉅鹿太守妻子不之入官舍

所知遺紈扇西京雜記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穀見暴乃勞之曰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以為上客

務開寬信東觀漢記馬援為隴西太守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務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諸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

老弱相攜號哭侯霸為臨淮太守更始元

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幼相攜號哭遮使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侯君復留馬

為政不煩 魏志華歆為豫章太守為政不煩吏民愛之

使二千石皆如賈逵吾何憂 賈逵為弘農太守太祖召見計事太悅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皆如賈逵吾何憂

父老自相責怨 杜畿為河東郡太守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說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怨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詞訟

胡吏稱其德惠 倉慈為燉煌太守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絶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使民護送道路由是胡夷翕然稱其德惠

鄭陂 鄭渾遷平原郡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潦百姓饑之渾與蕭相二縣界興陂遏水開稻田郡人皆謂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未一冬而成比年

大收頃田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訟之曰鄭陂所在有威聲蘇則起家為酒泉太守所在有威聲治邊之稱次田豫牽招為雁門太守教民戰陳治邊之稱次於田豫除始皇像王朗為會稽太守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祀於是除之子復掾父郡劉靖馥之子黃初中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彼州今卿復掾此郡可謂克能負荷也能克負荷工梁棟之臣有蔬食桓階為越郡太守時俸盡食醬尊上聞之歎歎曰卿家醬頗有否因詔曰大魏富有四海梁棟之臣有蔬食非吾所以禮之意也風俗遂改張典為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典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焉為政舉大綱下不忍欺楊阜為武都太守徙郡小槐里百姓繦負

而隨之為政舉其大綱下不忍欺**請留以千數**蜀志孫晧以陶璜為交州太守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元代之交土之人請留璜者以千數於是復還**惠愛在人**賈蒴為豫章太守惠愛在人及卒人為立祠**移書四郡**吳志諸葛恪領丹陽太守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恪到府乃移書四郡屬城長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於是山民漸出降首**兵士取民笠覆鎧斬之**呂蒙為漢昌太守襲入南郡盡得關羽將士家屬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麾下士有取民家一笠覆官鎧鎧雖官物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廢法遂垂涕斬之**二十餘年疆場無事**士燮為交趾太守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百數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羇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生擒**

彭綺 周魴黃武中鄱陽彭綺作亂敗沒屬城乃以魴為鄱陽太守與胡綜等戮力致討遂生擒綺送詣武昌

瑚璉之器作守南越 評曰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瑚璉之器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

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 鍾離牧字子幹遷南海太守會稽典錄曰始興太守羊衜與太常滕胄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見其在南海恩威部伍智勇分明加以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

餞席授扇 晉袁宏字彥伯謝安賞其辭對辨速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羣賢皆集安欲以迫卒試之臨別執就左右取一扇以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簡要

去思 謝安為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

在官無當時譽上

無幹局之譽 鄭沖為陳留太守以儒雅為德涖職無幹局之譽

飲吳

水鄧攸為吳郡太守載米之郡俸禄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去郡有百姓數千人挽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鄧侯挽不來上

去州郡武備平吳之後帝詔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山濤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用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冠賊大起郡國無備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山濤言焉

擧不以親劉弘為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時京都守宰多缺弘表其門將初有平張昌之功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業襄陽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陟弘之婿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以一國為任若必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婿然後為政哉乃上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彼初之勳業宜見酧報詔聽之

讓鼓蓋王導遷丹陽太

守加輔國將軍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有不得者或為恥辱天官混雜朝望頹毀今臣導始任不能崇峻山海而開創亂源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帝從之

宰郡 范甯為豫章太守大設庠序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一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太守王凝之上言曰甯私立下舍七所又置家廟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詔曰若甯果如凝之所表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

父為九州牧兒為五湖長 桓玄為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牧兒為五湖長棄官歸國

使人神思清發 劉世智以儒行稱歷

吏部出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談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臥治南陽 劉善明太祖踐祚以善明勲臣欲與之禄召謂曰南陽近畿國之形勝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為我臥治也

臧彪 梁書臧厥為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雖討捕而盜賊不止厥下車宣化諭西黨皆稽顙而出自是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加杖罰百姓謂之臧彪

不好發擿細事 後魏書韋察除潁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常謂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咸之

秋毫無私 羊敦字元禮為廣州太守甚有能名姦吏跼蹐秋毫無犯屬歲饑家餽米至使人尋陂澤採藕而食之遇有病告觧衣貸米朝廷以其清白賜穀千斛絹百疋

決訟牛 張長年為汝南太守郡民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有一牛爭不決訟於郡長年曰汝曹當有一牛爭之不竟有二牛各應得一豈

有訟理即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誡約咸敦敬讓

不以私潤員公心　北齊書赫連子說除林慮太守文襄徃晉陽由郡郡境問所不便說云臨水武安去郡遥遠山嶺堅叠若東屬魏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覺損幹說答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員公心文襄善之乃勅依事施行自是人情近便行路稱之

改鞭用熟皮　翟伯康為齊地太守恩信大行改鞭用熟皮為之以示耻耳

大赦無一囚　宋世良拜清河太守天寶初大赦郡無一囚率郡吏拜赦而已

清徹底　宋世良為清河太守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為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乃止

血刄　三輔故事要敬為隴西太守過洛陽乃上言曰臣策能不血刄呈羈匈奴頭致階下

能書不得之官　三輔決録韋誕字仲將除武都太守以能書不得之官洛

陽節等三都雲觀始就命誕題賜以筆墨誕因奏曰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得張仙之筆佐伯紙及臣墨又得臣手然後可逞徑丈之勢也

以能草自矜

趙襲字光嗣為燉煌太守先是杜度崔子玉以能書稱於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誇故張伯英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衰絰送喪者千餘人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晉昌太守陰縣卒郡人思其政化衰絰送葬至武威者千餘人

百姓號慕

華陽國志張翕為陰平郡守布衣蔬食儉以化民乘馬二匹之官一死一病翕曰吾將步還矣夷漢甚安其惠愛年九十卒百姓號慕送喪葬者千人天子嗟歎賜錢十萬立祠堂後太守多所煩擾夷人叛亂翕子端方察孝廉天子起家拜越嶲郡太守迎者如雲

迎者如雲

上民歌

永建中大仙山吳資為巴郡太守民歌之曰習習晨風動時雨潤乎苗郡俊恤時務我民以優饒及資去

官又歌曰望遠忽不見惆悵當排徊恩澤實難忘收心故永懷

掃地以待

趙瑤字元珪弟琰字稱珪兄弟皆以令德著聞瑤少有公望遷扶風太守後自蜀郡入為司空還都琰謂之曰第五伯魚從蜀入為司空吾令掃地以待足下矣

胡威之清何以過此

世說周顗罷臨川郡還都未及見王舟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既狹小而又漏殆無復可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啟用為吳興郡

石下得剪刀

見刺史門

高枕安卧淮南清政

王充論衡淮南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淮南太守不懷一錢不刑一人高枕安卧淮南清政

獨猴騎土牛

世說荊州刺史裴潛以南陽周泰為從事使詣司馬宣王宣王知之辟泰泰九年居喪留缺待之後至三十六日擢拜新城太守尚書鍾毓嘲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與郡乞兒乘小車亦何駛耶泰曰君貴公之子

故守吏職獨猴騎土牛亦何遲也生子名冰兒李冰為蜀郡太守開成都水以溉田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以為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祠勸神杯酒神飲其酒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二蒼牛鬪於岸旁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大極不勝當即相助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人慕其氣決抗壯健勇因生子名冰兒治有兄風裴康弟綽字季舒遷褒城太守治有兄風百姓歸心重臨益州有治劾楊洪字季休初監蜀郡太守又後重臨益州有治劾重臨交趾郡盜釋甲夏方字天平為交趾太守日南寇賊悉降重臨交趾郡盜望風釋甲胡漢各立祠盛光字伯世轉河間東萊二郡徵拜司農少卿及卒胡漢各立祠祭祀外敵攝氣從漢祭服子次孫遷遼東太守外敵攝氣及卒遼東為立祠蜀郡吏民立祠文翁為蜀郡太

守好教化脩起學宮由是大化終吏民為立祠

臨淮立廟四時祭 侯霸字君房轉臨淮太守光武即位徵尚書令及卒臨淮立祠四時祭焉

民為起家廟 董仲為丹陽太守及卒民為起家立廟

蠻夷送蜀界 張嶷字伯叔為越嶲太守徵還蠻夷戀慕送出蜀界

二郡立廟 宋登為相潁川太守及卒二郡民各立廟汝陰縣配食社

民立碑銘 趙瑶字元珪為廣漢太守及卒民立碑銘

故吏立碑 裴康弟緈遷襄陽太守百姓歸心及卒故吏為立碑

蝗不入境 宋均為九江太守時山陽楚沛多蝗蟲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分散不入均境

蝗高飛不集 王況字伯文為陳留太守以德化民永平旱蝗起彌山遍兗豫至陳留界高飛不集

人稱神政 賈輔為河間太守天下遍蝗獨不入河間人稱神政

百姓愛如父母 聞人晉遷泰山太守吏有過謬引以自責

百姓愛如父母襁負歸者千餘家京茂為泰山太守寇難即靜襁負歸者千餘家

匈奴更不入塞東觀漢記賈復字君文子琮字武孺建武初為朔方太守匈奴常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為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耶曰是是皆放遣還是後更不入塞

神惠崔寔家傳寔除古原太守郡處邊鄙不知耕桑之業於是寔勸種穀織羅以賑貧窮民用獲濟號曰神惠

威能震敵祖階別傳階為趙郡太守會郡寮送之上曰此邊未靖以卿威能震敵德懷遠人故以相煩是亦冠恂河內之舉

生子以江為名江祚別傳祚為南安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江為名

生子以孟為名孟宗別傳宗為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人之生子以孟為名

年未三十為萬石摯氏家傳瞻景歷新野安豐西陽隨郡新蔡太守將發王敦謂曰卿年未三十而為萬石早也答曰方將軍早比甘羅已

晚也

遺愛在人 梁元帝好德傳姚賢父復為交趾太守遺愛在人

運家米贍給吏人 會稽後賢錄孔坦為吳興太守新荒之後繼以水災道路相望坦到撫綏運家米贍給吏人又為粥於路其所全濟甚多乃止

富貴還故里 隋書樊子蓋廬江人也為武威太守朝於江都宮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里真繡衣夜行耳勑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

銅魚符 唐書高祖為唐王停竹使符頒銀兔符諸郡武德元年改兔符為銅魚符

廣府清白者四人 盧奐為南海太守時南海郡利兼水陸瓌寶山積劉巨鱗彭昇相繼為太守五府節度皆坐贓鉅萬而死乃授奐奐任此遐方貪吏斂迹人用安之以為開元以來四十年廣府節度清白者四人謂宋璟裴伷李朝隱及奐也

中使不干法 盧奐為南海太守中使市舶亦不干法

朕不識顏真卿形狀

顔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因霖雨為脩城浚隍料丁壯儲廩充實乃陽令文士治舟於池飲酒賦詩或說於祿山祿山以其為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足備乃使司馬參軍李平馳奏之玄宗聞祿山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信乎得平原奏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顔真卿形狀如何所為得如此

所蒞有聲 崔彥昭字思文數治郡所治有聲動稱遺愛

來嚼鐵 來瑱丁母憂以孝聞祿山反張垍復薦之為潁川太守前後殺賊頗衆咸謂來嚼鐵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

每遷秩讓形於色 崔玄亮清慎介獨歷湖曹二郡太守每一遷秩謙讓輒形於色

鬱林石 陸龜蒙傳陸氏住姑蘇其門旁巨石遠祖續常仕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石云

拳卧遮圍不能去 五代晉郭延魯為復州太守臨政忽驚歎

曰先人曾為沁牧九年不移我得不遵家法而使政有紕繆乎由是正俸之外未嘗斂貨數事理政一郡賴焉及秩滿百姓上章請留將離治境攀臥遮圍而不能去朝廷聞而嘉之攀船相送三百里吳録鄧攸作吳興郡有惠政離郡之日人入水攀其船哭泣相送三百里不忍别民生男女以陶為字九國志吳陶雅典黟州二十餘年民感其化生男女以陶為字身長一丈北齊書慕容儼父叱頭為嶺南太守身長一丈

知州知府知軍

唐職官志見州牧門

國朝上謂自古禦戎之策莫若將帥得其人令沿邊知

軍州自古謂之郡將宜各知邊鄙之利害萬一有事備驅使令今後沿邊知州軍候替各具民間及邊事五件奏聞亦足以觀其人之賢不肖

天聖七年六月樞密院有上封事者其畧曰太平之時必有武備左傳云豫備不虞古之善政也古謂郡守為將者以其武足以臨軍故為將者欲其知山川道路之險易又欲其識士卒之勁弱至於户民之衆寡牙吏之能否皆欲知之故本土之人守其城池保其鄉里晝戰夜

守耳目相熟與長戍正兵相須而其利百倍昔趙充國漢之名將也常因西戎犯塞上問其備禦之計充國周知四夷事猶曰臣願馳至金城圖方畧上之山川之形勢士卒之强弱不可坐料之也今國家兵戈已息四鄙無事臨襟帶之地固嘗擇人矣至如近邊内地州多是儒臣審官院循資差遣三年替後别處交官肯以邊事經心武畧為意乎今以武勇謀畧内殿崇班以上三二十人令於河北河東關西及西川廣南不以遠近但路

居衝要處知州至得替日須得具其本處民間利害或邊事十件奏聞足可見其能否朝廷要人驅使詢之於朝則曰某人曾在某處知某處事宜是以先試之以近邊之任委之以臨邊之事宜令閤門令後差閤門祗候以上充知州軍候回日知州令言事五件內三件民間利害二件邊事或兵馬利便其知軍令言事三件內二件民間利害一件邊事或兵馬利便仍替回日須先實封奏訖方得朝見

治平二年自今知州軍選歷任無贓私罪者私罪杖以下及公罪體量衝替除差遣候經四任親民無贓私罪徒以下而嘗立戰功酬獎轉官者亦候經四任親民仍臨時取旨十一月御史知雜呂誨奏乞除擬知州於引見日令上殿親有所問又使中書閱其可否然後授之詔自今鄭兖曹蔡相邢同晉壽湖明宣河中等知州府辭見許上殿

元祐令見州牧門

春明退朝錄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唐内臣為中尉惟贈大都督國初曹翰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也同品為知隔品為判自後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為判餘並為知

畫錦　國朝太祖親征并州已濟河名王祐謂曰上黨最為要害之地汝為吾暫往控制之遂知潞州明年又知大名府太祖謂曰此卿之故鄉所謂畫錦者也

最為親民　太平興國九年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太宗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非其人則民受其弊昔後漢秦彭為潁川郡守教化大行百姓懷惠乃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可謂善政也以一太守猶能致此況君天下者何為太平不可致

和氣不可名也

方面擇人　咸平五年以工部郎中陳若拙為刑部郎中知澤州翌日追還舊制書仍舊秩知處州若拙遷京東轉運使被名自以為時舊臣當顯用洎受命頗不自得工言澤州反類責降以親老為辭上曰澤州大藩朕以方面擇人所任不在轉運使下況輔相舊臣亦出典藩郡若拙懇訴不已故有是命

牧守之任朝廷公器　六年秦國長公主為子六宅使世隆求州刺史上曰牧守之任朝廷公器不許

水精燈籠　張中庸知洋州民號水精燈籠

二州之民爭於界上　杜衍知乾州安撫使以其治狀之優攝治鳳翔二州之民爭於界上乾之民曰天子以杜公撫我彼州之民何可得之鳳翔民曰今為我公矣汝何有焉

醉翁　歐陽脩為河北巡漕未幾上思之復名還後出守滁州自號醉翁移鎮南京潁州

一兵殺二千石之貴　嘉祐中壽州鼓角兵士闌遂夜入知州祕書監

林洙衔紱洙上見奏驚曰二千石之責一兵殺之足知其不防閑耳亟令根治仍厚恤其家自通判以下皆降削

為治簡要 何郯知漳州為治簡要遷天章閣侍制

一郡有六太守 嘉祐中光禄少卿劉緯知洪州臺官上言緯在郡不治僕隸用事受賍而子弟挾私撓法一郡之事皆委於胥吏民間有一郡有六太守之語移知鄧州

賜飛白安民字 錢晦領忠州防禦使知河中府仁宗問晦所傳鐵券朕欲見之晦并三朝御書以進仁宗皆親誌其末還之又賜飛白安民字因戒曰朕以陝西兵方觧民困之久矣卿為朕往愛撫無縱酒樂使人謂為貴戚子弟

再任有實效 治平元年以司農少卿知康州趙尚寛為光禄少卿再任仍賜錢二百貫初康土甚多人屢以為言尚寛始備渠堰召民耕種歲餘來占者二千餘户本路提點刑獄及轉運司使副等論薦遂令再任至是歲滿復有是命比言事者屢以守令不

久任為患朝廷為立再任之法而罕有應詔者獨尚寬循循起廢興輯勸課有實效焉

邊事不可遥度

三年免新差知延州陸説正衙令入見問本任當何以施為奏曰邊事不可遥度候臣到審察有所見當畫一條奏然未審陛下欲示威戎狄惟欲安靜而已帝曰大抵邊郡宜以安靜為務此是王素言朝廷興師皆欲疆場無事惟將校使臣欲生事以要功卿謂何如曰誠如素言陛下能委任將帥疆場無事天下幸甚

空使宅待夏鄭公

退朝錄夏鄭公為宣徽使忠武軍節度使自河中節度徙判蔡州道經漢昌李邯鄲為守乃徙居他所空使宅以待夏鄭公為知禮也

賜御書印紙錄其課最

何承矩淳化四年擢西上閤門使知滄州踰年徙雄州賜御書印紙錄其課最又賜內府弓劍

總郡佐

通典郡之佐吏秦漢有丞尉員外以佐守尉典武職後漢諸郡各置諸曹掾史畧如公府曹無東西曹晉宋而下雖官曹名品互有異同大抵畧如漢制北齊上郡太守屬官合二百一十二人以下郡遞減之隋初以州郡無復軍府則州府之職叅為郡官故有長史司馬録事叅軍功户兵法等七曹開皇三年詔郡官以曹為名者並改為司又十二年詔州司從事為名者並改為叅軍又制刺史二佐每歳暮更入朝上考課煬帝置通守賛

持東西掾主簿司功倉户兵法士等書佐各因郡之大小而為增減改行叅軍為行書佐

國朝見州牧門

右曹掾史 前漢書朱博遷瑯琊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注云右曹上曹也

褎衣大袑 博在齊又敕功曹官屬多褎衣大袑不中制度自令掾史衣皆去地三寸

去議曹 博又不喜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此謀曹耶

無袴 東觀漢記吳良字大議以清白方正稱為郡議曹掾門下掾王望言曰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壽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今良尚無袴太守曰此生言是

郡股肱 晉劉毅字仲雄郡王某薦毅於同府曰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羣言不

茍合行不茍容往日僑仕公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目朱紫有分鄭衛不雜孝悌著於平陽為政效於三魏未遇邦族無所自呈

郡丞

前漢百官志郡丞秦官也應劭曰景帝置郡丞秩六百石黄綬銅印武帝元狩六年改名長史為京兆尹置丞二人秩六百石帝延平復改為長史

晉職官志元帝太興二年罷諸郡丞成帝咸康七年復省惟丹陽不省官視通直一梁冠皂衣銅印黄綬安帝六年復置

通典宋文帝元嘉四年復置齊梁有之至隋開皇三年改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至煬帝又罷長史司馬置贊治一人後又改郡贊治為丞位在通守下令郡丞廢矣其職分為別駕長史司馬自隋為郡府之官去從事史

唐百官志丹陽會稽吳郡吳興及萬户郡丞並六百石上

論嚴延年之罪前漢河南郡丞義上書言嚴延年罪名十事事下御史丞按驗坐怨望誹謗政治不道棄市

重聽何傷黄霸為穎川太守長吏許丞老

病聾督郵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

處議當於法令　黄霸為人明察為丞處議當於法令性頗敏又習文法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

大丈夫當雄飛　東觀漢記趙温字子京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

上疏言事出　華嶠後漢書桓譚上疏言事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而卒

中二千石奏事皆與其丞　漢名臣奏曰案薄中二千石奏令丞相事直據案長史持心竭誠而事皆與其丞故丞不可得

盡事公明

與臧洪同日而死　三國魏志陳容隨臧洪為東郡丞城未敗容在紹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

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能誦讀 汝南先賢傳周防事章公年十六任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名掾吏試防能誦讀拜郡丞

斷獄和顏色 鍾岏良吏傳顏雍為曲阿上虞令皆有重名孫權為會稽太守屯吳不之郡以雍為丞行郡事每斷獄和顏色常云豈為私耶

丞行郡事

上

先開倉而後上狀 隋書張須陁為齊郡歲饑穀米踊貴須陁將開倉賑給丞屬咸曰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乃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而不之責

吏人相視懾氣 王文同為恒山郡丞郡有大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皆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名而數之因令左右刻木為版為大概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概令其人踞止於上縛四肢以棒毆其背應時消爛郡中大駭吏人

相視攝氣

別駕　已具州牧門　通守　通判　軍州

通典別駕自郡府之官唐永徽三年改為長史前上元元年復置別駕多以皇族為之神龍中廢開元中復置始通用庶姓天寶六年以玄宗由潞州別駕入定内難遂登大位乃廢別駕至德中復置諸府各一人而大都督不置通判其事以貳都督刺史之職

犯顔爭太守　後漢王允傳郡民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允召以補吏犯顔固爭允怒欲收

而殺之刺史鄧球聞馳傳辟為别駕從事球由是知名

通判軍州見州牧門

國朝御史丞孫抃言狀見近日大臣出移藩多是指名奏辟通判緣通判古監郡之職一州利害全藉議論與近下寮屬不同今乃以節相之貴兼私恩之原事有不當能毅然必爭者有幾人有爭之豈無顧望牽制於其間由是觀之則見受辟之士規規俛從者十有七八中賢之人豈無過失生靈重困可不念哉迄令後大臣出

移藩鎮不得奏辟通判如見任者官的是別無才幹即具事由乞朝廷選差貴戚等規制並由公路上曰州郡設通判本與知州同判一郡之事知州有不法者得舉奏之令既辟除自是恩地事有不可必不執守卿言極是自今兩府出鎮只得奏辟簽判職官一員

元祐令上州通判正七品中下州通判從七品

長史

通典秦置郡丞其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掌兵馬漢因

而不改古今注曰守相病丞長史行事其邊郡太守丞為長史領丞職其後長史為軍府官至隋為郡官大唐初無永徽二年改別駕為之其後二職並置府州各一人五府長史理府事餘府州通判而已

司馬

隋百官志見州牧門

唐職官志見州牧門

御製詩以送行唐賀知章因病上疏請為道士求還鄉里詔許御製詩以送行其子曾為會稽

郡司馬
侍養

錄事參軍

國朝見州牧門

通典晉置本為公府官非州郡職也掌總錄衆曹文簿舉彈善惡後代刺史有軍而開府者並置之自後漢有郡主簿官職與州主簿同隋初以錄事參軍為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矣煬帝又置主簿唐武德元年復為錄事參軍開元初改京尹屬官曰司錄參軍掌府事勾

稽首署抄目糾彈部內非違監印給紙筆之事乾元元年加進一品仍隆其資元年建寅月又制凡縣令判司與錄事異禮尊其任也

五代後唐應順元年中下州錄事參軍事三考者注劇縣以長定格滯壅故也

元祐令上中下州錄事參軍從八品

有人倫之鑑唐盧齊卿為雍州錄事參軍時則天令雍州長史薛季昶擇僚史堪為御史者昶問齊卿薦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乂崔湜咸陽丞倪若水盩厔尉田宗壁新豐尉崔日用後皆至大官時人謂齊卿有人倫之鑑

政稱第一顏杲卿為魏州錄事參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

止長史

觀自焚僧 即餘令轉幽州錄事參軍時有客僧聚薪自焚長史裴照率官屬欲往觀之餘令曰好生惡死人之情也彼遠蕃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藩須察其奸詐勿得輕舉觀此妖妄乃從其言按問果得詐狀

言辭忤物稱為輕薄 鄭世英武德中為揚州錄事參軍素以言辭忤物稱為輕薄

有士林譽以無罪受戮 杜康拜豪州刺史屬德宗厭兵革姑息戎政康性浮險恣兇威錄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康康密誣奏二人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康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二人名家有士林譽一朝以無罪戮天下冤之

司功參軍 功曹

通典兩漢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歷代皆同北齊諸州

有功曹參軍隋因之及罷郡置州以曹為名者改曰司煬帝罷州置郡改曰司功書佐唐改曰司功參軍開元初京尹屬官及都督府並曰功曹參軍而列郡則曰司功參軍令掌管園廟祭祀禮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葬之事

唐職官志見州牧門

韋昭辨釋名曹羣也功曹吏所羣聚户曹民所羣聚其他皆然

主吏前漢蕭何為主吏注功曹也遣出就職朱博為瑯琊郡見功曹閉閤自責與筆札使自記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奸贓大小不敢隱情知其對皆實乃命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勑功曹佐太守為治王尊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敕功曹各自砥勵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後必成善士後漢吳扶為功曹與同郡周嘉相見下車執手士大夫曰何與二十少年為徒扶答曰後必成善士嘉後仕至零陵太守擢舉善人雷義為郡功曹能擢舉善人不伐其功也才能絶倫奉使專對班固奏記東平王蒼曰弘農功曹史殷肅博學洽聞才能絶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南陽宗資主畫諾漢汝南太守宗資以事委功曹范滂時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不應州命

李恂太守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𦵏留起冢墳持喪二年

寧受笞死范滂不可違　後漢范滂為汝南太守宗資請署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名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滂不可違

拔佩刀截馬鞍　周章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冠軍到太守乃欲謁之章進諫不聽遂升車章前拔佩刀截馬鞍乃止及憲被罪公卿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不知何獨識我　鍾皓字季明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為友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設榻　徐穉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

惟稱來時持設一榻去則懸之

薦達郡中異行 李壽聰明知達太守黃瓊高其名德名署功曹每見進常薦達郡中有異行者

家貧食精 袁珍為郡功曹家貧常食精

坐嘯 袁崧後漢書本晊字公孝為太守成瑨請為功曹時諺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耽況器重寇恂 東觀漢記寇恂仕郡功曹太守耽況甚重器之

不發私書 樊準仕郡功曹介正不發私書

我有賢功曹 趙勤太守桓虞名為功曹委以郡事客過虞欲託一士令為吏虞曰我有賢功曹趙勤當與議之武於內聽虞乃問勤勤對恐未合衆容乃止勿復道

當車拔佩刀 絶求為郡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本守趙興欲出謁求以不宜出不聽興遂駕往求乃拔佩刀截馬當車興因還數日下捕之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

甚有威嚴 韓稜仕郡為功曹吏稍遷功曹性正直為吏甚有威嚴

稽古

鄆州仕郡為功曹薦胡況程魯欲自代太守杜詩曰古者卿士讓位今功曹稽古合經可為後法

恥以言受進

吳良初為郡吏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吏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席勃然進曰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觴太守斂而止譏罷轉良為功曹良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謟

以高能稱

馮勤為太守銚期為功曹以高能稱

言切

汝南太守歐陽歙名郅惲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郡會百里內縣皆賫牛酒譏飲禮畢歙曰西部督郵孫延資天資忠貞不嚴而治宜顯之於朝惲於下生愀然前曰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搆奸罔上害民明府以惡為股肱以直為曲此既無紀又復無丞惲不敢奉觴歙慚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觴歙意少解曰歙之罪也

恨不能用虞延之諫

虞延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署功曹宗性奢侈多不中節延諫宗不說延

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縱被誅及臨當伏刑擥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

無實行未嘗加禮

永平初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頒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上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容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虞延以衍無實行未嘗加禮上既異之乃詔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聞而慚退

憲章朝右簡拔才識

張璠漢記庶為汝南太守敎曰古人勞於求賢佚於任使故能化清於工事輯於下其憲章朝右簡拔才識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薄應副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

陳寵任王渙

陳寵為廣漢太守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以任功曹王渙也

才畧智數

臧洪廣陵太守張超請為功曹與至陳留見兄邈邈語超曰聞弟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何如人超曰洪才畧智數優超海內奇士也邈即與語大異之

海内奇士上

清淨舉動必以禮袁渙字曜卿父滂為漢司徒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淨舉動必以禮郡命為功曹

以郡吏交二千石陳矯太守陳登請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言明府驕而自矜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矯曰以郡吏交二千石鄰國君從陪臣遊不亦可乎

年少有大意杜畿年二十為郡功曹鄭縣內繫囚數百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郡內奇其年少而有大意

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京兆尹張時與杜畿有舊署為功曹常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

待以朋友之禮吳志虞翻字仲翔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復命為功曹待以明友之禮江表傳曰策語翻云今日之事與卿共之勿言策作郡吏相待

廓廟才

吳錄孫劭北海人為孔融功曹融曰廊廟才也後為吳丞相

宜作功曹 吳錄聶交少為縣吏虞翻從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而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裴令以為功曹郡時見有功曹裴見之問曰縣吏聶交可堪何職對曰此人聞縣小吏猶可堪曹佐裴曰宜作功曹君其辟之乃用焉

年四十 晉書山濤年四十為郡功曹後為司徒

沙汰郡吏百餘人 王隱晉書劉毅僑居陽平太守杜恕逼為功曹吏月餘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府君飾車而迎 晉庾袞元康末潁川太守以功曹命之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府君飾車而迎袞遂迴辟焉形雖葢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府君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乃厚為禮而遣焉

正色諫郡將 任旭字次龍立操清脩不染流俗郡將秀請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

秀既不納旭乃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很徂營救自扶送秀乃慨然歎曰任功曹直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

門寒三拜不就 烏程吳遠經饑父母兄嫂及其他死者十有三人存者唯遠夫妻而已家無四壁晝則傭績夜還燒磚伐木夫妻勤苦期年成七墓十三棺太守張崇義其志行加羔雁之禮補功曹吏遠以門寒三拜不就

鳩飛入懷探得銅鉤 張氏世為功曹晨起當朝有鳩從承塵上飛下詣前欲取飛上承塵如此三天遂明功曹朝還正坐曰鳩何為來乎云為我禍耶當往承塵上為福耶入我懷乃披襟當之鳩飛入懷探得銅鉤因此帶之官至數郡子孫傳之或至九卿三輔故事云何氏策張氏鉤張氏肥貴瘦賤故二族以鉤策占吉凶以肥瘦徵貴賤今並失鉤策兩世徵矣

十日一炊 京兆舊事孫晨家貧為郡功曹十日一炊

在公盡規 會稽典錄孫策功曹魏滕以忤

意將殺之吳夫人乃倚大井而語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士棄過立功魏功曹在公盡規今日殺之則人明日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此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遂釋滕

有凌雲之志 魏朗字少英從郡守行春寢於閤內感時志激中夜長歎府君朝問昨歎息誰主簿曰書佐魏朗也府君由是知朗有凌雲之志轉功曹書佐

謁府君當跪待 魏徵仕郡為功曹吏府君貴其名重徵每拜謁常跪而待之

十命不詣 華陽國志李業字巨遊少執志清正太守劉戢慕其名請為功曹十命不詣

家貧步行 朱倉下邳人少受學於蜀郡張寧食豆屑飲水同業矜其貧資給米肉不受家貧常步行

郡將與衣袴不受 豫章列士傳華茂為功曹被不覆軀衣不周身郡將與布被衣袴不受

拔賢舉善 祖遜仕為功曹拔賢舉善

奉上篤義率下恭寬 許慎為功曹奉上以篤

義率下以恭寬任以大事荆州先賢傳周瑜領南郡以龐士元為州里所信辟為功曹任以大事瑜

垂拱而已威儀嚴肅鍾離意別傳太守賓翔名意功曹乃為立條式威儀嚴肅後日賓君與意相見

曰功曹須立嚴科吏無大小莫不畏威風化肅穆陸績會稽太守王朗命績為功曹風化肅穆郡

內大治

司倉參軍倉曹

通典兩漢有倉曹吏主倉庫北齊以下並同功曹

唐職官志並見州牧門

按倉庫簿領後漢戴就字景成仕郡為倉曹掾刺史劾其罪太守遣部從事按倉庫簿領收就於

獄五毒慘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太守奇其壯節委以郡事賣衣糴米以賑之三國典畧

張軌為倉曹叅軍或有請貸官粟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以所賑之衣糴粟以賑其之

司户叅軍 户曹

通典漢魏以下有户曹掾主民户北齊以下並同功曹

韋昭辨釋名見司功門

五代職官志梁開平二年省諸道州府六曹掾屬只留

户曹一員通判六曹

國朝見州牧門

元祐令上州司户条軍從八品中下州從九品

霹靂手 唐裴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户条軍時年少刺史李義崇甚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促琰之判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筆須臾判斷並畢崇義大驚謝之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謂之霹靂手

素有仁政 裴守真父𤨏隋大業中為淮安郡司户屬郡人楊琳田瓚據郡作亂盡殺官吏以素有仁政相戒不許驚害仍令人護送裔及妻子還鄉

判終無搖動 李元紘遷雍州司户時太平公主與僧爭碾磑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元紘遂判還僧寺竇懷貞為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取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終無搖動

作歡喜詩 杜審言坐事貶

授吉州司户又與同僚不協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户郭若納共搆密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府中酬燕密言子并年十二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而死并以為左右所殺季重臨死曰吾不知杜密言有孝子郭若納誤我至死密言因此免官後則天召見密言將加擢用問曰卿歡喜否密言蹈舞謝恩因作歡喜詩甚見嘉賞

河東三絶　徐彦伯轉蒲州司兵時司户韋嵩善判司士李亘工於翰札而彦伯以文詞推美時人謂之河東三絶

措大官　九國志蜀王宗鉥責授雍州司户叅軍問吏曰叅軍何官衣何服吏曰下州判司綠衫槐笏而已宗鉥大笑絶倒曰頭便斬去吾何能作措大官耶

罵賊被殺　國朝儂賊叛時邕州司户宗旦屢白於知郡陳洪言智高必叛洪以為狂而不信及城陷宗旦嫚罵賊被殺而朝廷不封贈布衣舉尚節義之士乃以書上本路轉運使辨其事

要而不清　見侍御史門

司兵祭軍

通典漢司隷屬官有兵曹從事史益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事至北齊以後並同功曹

獻三大禮賦唐杜甫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名試文章授京兆兵曹叅軍入蕃省父劉審禮子易從歷司兵叅軍審禮之没吐蕃許易從入蕃省之及審禮卒易從號哭晝夜不止毁瘠過禮吐蕃哀其志行還其父屍易從扶護歸彭城朝野嗟賞後歷彭城長史

河東三絶見司户叅軍事門

司法祭軍法曹決曹

通典兩漢有决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或謂之賊曹或為法曹或為墨曹隋以後與功曹同

唐職官志

國朝見州牧門

元祐令上州司法叅軍從八品中下州從九品

郡内比東海于公後漢郭弘為頴川郡决曹掾治獄四十年用法平正郡内比之東海于公

請代鄭崇質充使唐狄仁傑為并州都督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絶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病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遣長史藺仁基請代崇質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平

因相謂曰吾等可少愧矣由是相待如初

口對疑獄 杜佑嘗謁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未知之他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佑時在旁元甫訊於佑口對其要元甫奇之奏為司法

犯司法杖者衆斥罰之 徐有功累轉蒲州司法為政寛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君犯司法徐叅軍杖者必斥罰之由是人爭用命終於代蒲不戮一人

未為人所知 裴遵度志氣深厚性機警以門蔭累授潞府司法時年已老未為人所知授大理寺丞剖判州獄理行始著遷司門員外郎

斷獄平恕 韋仁壽大業中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恕其有得罪者曰韋君所斷罪死無恨

孝意請先受死 隋陳孝意為魯郡司法書佐太守蘇威欲殺一囚因諫不許孝意請先受死乃止

司士叅軍 士曹

通典兩漢無聞北齊以後與功曹同大唐掌管河津營造橋梁廨宇之事

元祐令諸州司士參軍從九品司士為散官

河中三絕見司户門

司理參軍

國朝別置以專鞫獄事劇者置二人太平興國九年以諸道多闕司理參軍詔曰司理參軍專於推鞫研覈情實尤在得人如聞諸道多闕此官蓋吏部拘以資序難

為注擬自今應有闕處宜令本州於見任前任簿尉判司内選擇明敏有官業者克秩滿當與升資其罷軟不任職者便可選官代雍熈二年詔曰王者任人各有攸處茍適其用則無曠官近以新及第人為司理叅軍恐其初到官尚未通刑法令州郡長史觀其不勝任者於判司簿尉中兩易之三年詔司理司法不得預帑藏之事五年不得兼蒞他職大中祥符五年陜西轉運使度支郎中薛顔言諸州司理叅軍朝廷謂其刑獄重難與

免選限或任非其人多致枉濫請自今誤入人徒以上罪者令批歷依例守選冀有所懲九年令諸司理叅軍自今獄有重囚與免衙叅天聖七年以司理叅軍並選强明兩任以上判司簿尉充如是令録别無殿犯情願權注者亦聽初入令録選人多不願入司理欲乞自今令録邉人該權主簿尉司法者見於合入處先注司理叅軍

元祐令上州司理叅軍事從八品中下州從九品

叅軍事 行叅軍

通典後漢靈帝時陶謙以幽州刺史叅司空車騎張温軍事獻帝時孫堅亦為張温叅軍晉時軍府乃置為官員歷代皆有至隋為郡官謂之書佐唐改為叅軍事直侍督守無常職有事則出使前代又有行叅軍者晉河間王顒以太宰輔政始置之掌使命歷代皆有大唐唯王府有之餘無

國朝元祐令叅軍事從九品為散官

受紙一百唐仕進舉明經補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十萬餘張贈之唯受一百餘悉還之州僚別者見而歎曰昔清吏受一百大錢何異哉

文學　經學博士

通典漢郡國皆有文學掾歷代多闕隋潘徽為州博士大唐府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學生多寒門鄙儒為之矣

國朝元祐令諸州文學從九品為散官

當世少雙前漢匡衡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薦衡經明當世少雙後進皆欲從衡不宜在遠少

嘗學問後漢光武問功臣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對曰臣少嘗學問可近文學

醫博士

唐職官志見州牧門

通典大唐開元十一年七月制置階品同錄事每州寫本草百一集驗方與經史同貯其年九月御製廣濟方五卷頒天下貞元十二年二月御撰廣利方五卷頒天下自今以後諸州府闕醫博士宜令長吏各自訪求選試取人藝業優長効用者具以名聞已出身人及前資

官便與正授其未出身且令權知四考後州司奏與正授餘惟常式吏部不須選集

國朝見州牧門

中正

魏州郡皆置中正中正之始見州中正門

傅子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次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都而摠其議

通典晉諸中正率一國所推臺閣取信後魏孝明正光

元年罷諸郡中正北齊郡縣皆有之他史多闕隋初有後罷而有州都大唐無此官每歲貢士符書所關及鄉飲之禮則司功參軍主其事

叙人才不能寛大見州中正門領三郡晉中興書諸葛瞻領丹陽宣城新安三郡大中正時中州人士各寫江左瞻無求退

五官掾

通典前漢置署功曹及諸曹事今無

懷虎狼之心前漢王尊為安定太守出教曰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汚不軌一郡之錢盡入

輔家然適足以禁矣將輔送獄繫數日死

貧無奴僕東觀漢記黄香父況為郡五官掾舉孝廉貧無奴僕香乃夏扇枕冬以身溫席

杜衆顧與李雲俱死獄中後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直諫繫獄司農五官掾杜衆傷其以忠直獲罪上書願得與李雲俱死獄中

自曝庭中諒輔字漢儒仕郡為五官掾夏大旱太守所禱無應輔乃自曝庭中祝曰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去惡調和陰陽承順天意乃積薪以自環火其旁曰若日中不雨將自焚未日中而澍雨

督郵

通典漢督郵掌監屬縣東西南北中部謂之五郡督郵督功曹之極位

韋昭辯釋名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殷糾攝之也

按事發奸通典田延年河東太守故吏五六十人皆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延年名工辭問甚奇其對使從歸案府事發奸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

文武兼備上取奸惡以成嚴霜之誅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為東部督郵勅之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詎有人乎文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更言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貍穉季聞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外墻為小户自持鉏治園不敢犯法

天資忠正不嚴而治見功曹叅軍主簿注

不肯逐繁陽令陳球為繁陽令時魏郡太守諷

縣求賄球不與太守怒過督郵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十五城獨縈陽有異政令逐之將致議於天下太守止

縱囚 馬援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注王莽置司法官上公以下皆得糾察

哭世 許慶字子伯家貧為郡督郵慶與友人談漢無繼嗣幸臣專勢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而哭時稱子伯哭世

軺車行則負擔卧則無被 聞人襲為郡督郵行則負擔卧則無被連廬皮以自覆不受人之惠

善吏如良鷹 東觀漢記趙勤好學介然特立太守路珍石署曹吏至縣督郵太守桓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野令不遵法乃復命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俾高談清論以激勵之霸即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令聞霸已去遣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歎曰善吏如良鷹下韝即中乃止

占拜可觀 虞延光武東巡路過小黃帝毋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為部督郵詔

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反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林驥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顛曉其禮帝善之敕延從駕

入閤大哭 會稽謝夷吾為西部督郵烏程長有罪太守第五倫使夷吾往收之到縣入閤便哭以一百錢為禮倫問其故曰長三十日當死何不收之至時果如其言

鍾離督郵民皆治 鍾離意別傳會稽太守黃君傳意為中部督郵意乃露車不冠自迎行病者行入家室賜與醫藥諸神廟為民禱祭其所臨獲四千餘人後日明府不治出鍾離督郵民皆治也

獨臥平陽鄔中 馬融長笛賦序融既博覽又好音樂能鼓琴吹笛為督郵獨臥郿縣平陽鄔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融去師逾年暫聞甚悲而樂之作長笛賦

一朝殺五部督郵 九州春秋孔融為北海相一朝殺五部督郵

糾李朔 魏志滿寵字伯寧年十八為督郵時郡內李朔擁部曲害平人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不復鈔畧矣

杖二百劉備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備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抑棄官亡命

歷家不入門會稽先賢傳茅開為督郵歷其家不入門府君善之

主簿

漢州有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

韋昭辯釋名主簿主諸簿書簿普也普關諸事

水盛堤壞立太守旁前漢王尊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位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回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

義士東觀漢記周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

郡賊入沒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賊圍繞數十重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耶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相視曰此義士也給車馬遣送之

緣樓探雀卵 吳錄包咸為主簿太守黃君行春乃留咸守郡咸緣樓探雀卵咸責數以春月不夭胎遂感而止

職官分紀卷四十一

職官分紀卷四十二

宋 孫逢吉 撰

縣令

前漢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户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户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師古曰吏理也主理其縣内也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師古曰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

八斛一説斗食者歳俸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是為小吏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皆龜紐其文曰章謂刻某官之章也

後漢百官志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本注曰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胡廣曰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

多少上其集簿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多尤爲最者於庭尉勞勉之以報其功負多尤爲殿者於後曹别責以糾怠慢凡縣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國縣萬戸以上爲令不滿爲長侯國爲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按察姦宄以起端緒應劭漢官儀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各署諸曹掾史本注曰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爲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

晉職官志縣大者置令小者置長有主簿録事史主記室史門下書佐幹游徼議生循行功曹史小史廷掾功曹史小史書佐幹戸曹掾史幹法曹門幹金倉賊曹掾史兵曹史吏曹史獄小史獄門亭長賊捕掾等員

隋百官志梁縣為國曰相大縣為令小縣為長皆置丞尉郡縣置吏亦各准州法以大小而置員後齊上上縣令屬官有丞中正光初功曹光初主簿功曹主簿録事及西曹戸曹金曹租曹兵曹等掾市長等員合屬官佐

史五十四人上中縣減上上縣五人上下縣減上中縣五人中上縣減上下縣六人中中縣減中上縣五人中下縣減中中縣一人下上縣減中下縣一人下中縣減下上縣一人下下縣減下中縣一人隋縣置令丞尉正光初功曹光初主簿功曹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等曹佐及市令等員合九十九人上中縣減上上縣吏屬四人上下縣減上中縣五人中上縣減上下縣十人中中縣減中上縣五人中下縣減中中縣五人下上縣減中

下縣十二人下中縣減下上縣六人下下縣減下中縣五人

唐百官志縣令三代之制五等諸侯自理其人周衰諸侯相侵大國分置郡邑縣鄙以聚其人齊晉謂之大夫魯謂之宰楚謂之令尹秦制萬户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户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氓敦四人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窮審察寃屈躬親獄訟

六典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令一人正五品上商周以往五等諸侯皆自理其人及周衰諸侯相并大國則別置邑縣鄙以君其人漢京兆尹統長

安令後漢河南尹統洛陽令魏晉以後皆因之隋初兩京置四縣增秩為正五品皇朝因之不改天后時東都又置來庭永昌二縣以太原為北都尋亦罷開元十一年置北都以晉陽太原為京縣十七年巡陵又以奉先為京縣

丞二人從七品上漢氏縣丞尉多以本郡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及隋氏革選用他郡之人漢以下皆一人皇朝置京縣丞三員北京太原晉陽各置一丞

主簿二人從八品上自漢以來主簿皆令長辟除周隋長安縣令丞以下有功曹主簿西曹兵倉戶法士等曹主簿皇朝京縣置二人太原晉陽各一人

錄事二人從九品下隋長安縣置錄事一人佐二人史二人

尉六人從八品下漢氏長安有四尉分為左右部城東南置廣部尉是為左部城西北置明部尉是為右部並四百石黃綬大冠主追捕盜賊伺察奸非後漢洛陽置四尉皆孝廉作有東部南部西

部北部尉魏氏因之晉洛陽置六部尉過江亦於建康置六尉宋齊梁陳並因之北齊鄴縣亦置三尉隋氏長安無尉有正煬帝復置尉皇朝武德初始置尉六人司功佐三人史六人司倉佐四人史八人司戶佐五人史十人司兵佐三人史六人司法佐五人史十人司士佐四人史八人典獄十四人問事八人白直十八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五十人京兆河南太原諸縣令各一人正六品丞一人正八品上主簿一人正九品上隋九等縣丞尉以下皆有以本縣人為之高宗始為品官令吏部選授尉二人正九品下後漢置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主捕盜賊三國晉宋之後並因之隋氏九等縣則上縣二人中下縣一人煬帝時改為

縣正又為書佐皇朝復為縣尉畿縣戶不滿三千者亦置二人萬戶以上置三人諸州上縣令從六品上丞一人從八品上主簿一人九品下尉一人從九品上中縣令一人七品上丞一人從八品上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上縣滿四千戶增置一人中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上丞一人九品上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縣令一人從九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

丞一人正八品上注見上文主簿一人正九品上隋九等縣丞尉以下皆有光初功曹光初主簿功曹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等曹佐及市令等員正九品下皆本縣人為之高宗始為品官令吏部選授尉二人正九品下錄事二人史三人司功佐三人史五人司倉佐四人史七人司戶佐四人史七人帳史一

人(萬戸以上增置佐二人史四人帳史一人)司法佐四人史八人(萬戸以上增置佐二人史二人)司士佐四人史八人典獄十人問事四人白直十人市令一人佐一人史一人帥二人經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諸州上縣令從六品上丞一人從八品下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尉二人從九品下録事二人史三人司戸佐四人史七人(萬戸以上增佐二人史四人帳史一人)司法佐四人史八人(萬戸以上增置佐一人史二人餘同畿縣)典獄十人問事四人白直十人市令一人佐一人史一人帥二人倉督

二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諸州中縣令一人正七品上丞一人正九品上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録事一人史二人司戶佐三人史五人四千戶增置佐一人史二人帳史一人司法佐三人史六人四千戶增置佐一人史二人典獄八人問事四人白直八人市令一人佐一人史一人帥二人倉督一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五人諸州中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上丞一人正九品上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録事一人司戶

佐二人史四人帳史一人司法佐二人史四人典獄六人問事四人白直八人市令一人佐一人史一人帥二人（無市則闕）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五人諸州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録事一人司户佐二人史四人帳史一人司法佐二人史四人典獄六人問事四人白直六人市令一人史一人帥二人（無市則闕）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人京畿及天下諸縣令之職皆掌（同唐百官志）

務知百姓之疾苦所管之戶量其資產類其強弱定為九等其戶皆三年一定以入籍帳若五九（謂十九四十九五十九七十九八十九也）三疾（謂殘廢篤）及中丁多少貧富強弱蟲霜旱澇年收耗實過貌形狀及差科簿皆親自注定務均齊焉若應收授之田皆起十月里正勘造簿歷十一月縣令親自給授十二月內畢至於課役之先後訴訟之曲直必盡其情理每歲季冬之月行鄉飲酒之禮六十以上坐堂上五十以下立侍於堂下使人知尊卑長幼之節若

籍帳傳驛倉庫盜賊河堤道路雖有專當官皆縣令兼綜焉縣丞謂之貳主簿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糺正非違監印給紙筆雜用之事錄事掌受事發辰檢勾稽失縣尉親理庶務分判衆曹割斷追徵收率課調博士掌以經術教授諸生二分之月釋奠于先聖先師

國朝赤縣令一人正五品（以開封祥符為赤縣置令丞主簿尉各一人令不常置以他官知縣）丞二人從七品上（天聖四年詔開封祥符兩縣各置丞一人在簿尉之上乃於有出身幕職令錄内選差）主簿一人從八品上尉一人從八品下（至和二年增置

開封祥符兩縣尉各一員

三京畿縣令各一人正六品上以開封河南應天府諸縣為畿縣及諸州等縣各置令縣大及兵馬以京朝官或三班知縣事簿尉如上制唯不置丞縣小者簿尉亦不及兼置

簿一人正九品上尉一人九品下諸州上縣令各一人從六品上建隆元年十月諸應天下縣除赤畿外取四千戶以上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緊三千戶以下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以下為下自今每三年一次取諸路州府見管戶口升降

丞一人從八品上熙寧四年令諸路轉運司具州軍繁劇縣分主戶二萬戶以上增置丞一人以幕職或縣令人充

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尉一人從九品上建隆三年諸州每縣置尉一人在主簿之下俸祿與主簿同又詔縣尉在任無寇盜為上考

諸

州中縣令一人正七品上丞一人從八品下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尉一人從九品上中下縣令各一人從七品上後唐應順元年以經學出身人一任兩考除中下縣令丞一人正九品上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下縣令各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太平興國三年廣南縣五百戶以下止置主簿一人兼領尉事尉一人從九品下

咸平二年詔吏部銓自今每縣令佐不得全注流外人

三年詔自今朝官知令録事序位於判官之上京官知

令録事序於判官之下推官之上

仁宗嘗御殿流内引選人朝辭有老耄授縣令者上謂宰臣曰縣令之職有民有社一邑刑政重輕皆得自專若非其人必爲民害雖遠方僻邑尤當得人以宣朝廷之令此輩昏耄使之臨民必有貪墨疲懦之弊會有上言奏舉充縣令元祐二年六月京西提點刑獄張易於臨替前一日併舉官十六員充縣令上見奏謂近臣曰縣令之於民最親苟非其人民必受弊故朕設法下保

舉之令冀在得人令張易替前一日舉十六員此必是上書上啓而干求以親以故而結託或張易欲自收人情壊朕保任之法須與限定人數於是自河北陜西轉運使各有定數後以入縣令者衆須有職司一員并知州保舉方許移令於是雖僻遠小邑亦皆得人焉至和二年詔吏部流内銓臣寮陳乞子孫當得試銜知縣者自令並與注權初等幕職官以初官不欲令治縣事也嘉祐中以舉縣令者衆須舉主三人方入縣令之選其法

愈精然孤寒者亦積難進矣

元祐令兩赤縣令正七品畿縣令兩赤縣丞三京赤縣令三京畿縣令正八品京畿縣丞三京畿縣丞諸州上中下縣令兩赤縣主簿尉正九品諸州上中下縣主簿尉從九品

割雞焉用牛刀 論語子游為武城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三仕三已無喜慍色 子張問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何如子曰忠矣

市無二價 家語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市無二價

不

許邑人收麥　宓子賤為單父宰齊寇侵掠邑中諸老請宓曰麥已熟將至請令邑人盡出收麥不責於寇宓不許而麥果為寇所收季孫聞之怒遣讓之宓荅曰令年失麥明年更種若令不種之人盡得收麥至來年麥熟不種之人復思寇至令一為之患在後世使者以宓言還報季孫慙而悅曰吾豈忍見宓子哉

三善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寛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為政而稱其善可得而聞乎子曰吾見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闢溝洫甚理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焉入其邑墻屋盡固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寛矣故其民不偷至於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以此觀之但三稱善庸盡其美乎

邑多壯士難治　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

吾與爾拚而敬可以懾勇寬而正可以懷强愛而恕可以容衆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以潔則爲政不難矣

爲水備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其民煩勞也人以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不悅往見孔子曰夫子以仁教而禁行由不受也孔子曰爾以爲人飢何不白于君發倉廩以賑給之而私以汝食遺之是爾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美也速已則可不已則汝之見罪必矣

得失非我無憂喜之色

莊子肩吾問於叔孫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美錦不使人學製

左傳鄭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産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産曰不可人之

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衣服附在我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

譽辭賞 晏子

春秋晏子為阿宰三年毀聞于國景公不悅召免之晏子謝曰嬰知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公將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之所治當誅是故不敢治

賞即墨烹阿大夫 史記見諸侯王門

乘朱輪華轂 蒯通說武信君曰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

揆巫 魏文

侯時西門豹為鄴令鄴之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為河伯娶婦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人多持女遠逃其所從來久遠矣俗言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其人民豹曰至期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豹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待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之河中凡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久待良久曰嫗三老不來柰之何復欲使廷掾及豪長趣之皆叩頭血流久之皆罷去鄴之吏民大驚恐自後不復敢言

鑿十二渠

西門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利民

人以富至漢之世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之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

決漳水溉田

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及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為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之不興是不仁也於是以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利於賦田之法歌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注云一夫百畝

番君

前漢吳芮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

吏道以法令為師

薛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署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

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才何可學也衆人以宣言為然

辭疾歸里 汲黯遷滎陽令辭疾歸里

官屬願留 焦延壽為外黃令愛養吏人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天子詔增秩留之

治劇 尹賞舉茂才為粟邑令右馮翊薛宣奏言賞能治劇遷滎陽令

治果有名 薛宣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之為長安令其治果有名

謁府趨步遲緩 周堪嘗為縣令謁府趨步遲緩亭長譴之堪便解官印綬去不之官復仕至光祿勳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蕭育為茂陵令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長安為之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

健令 後漢馮魴遷郟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郟賊延褒等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卒七十餘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其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

帝按行關處知紡力戰乃嘉之曰健令也**臥虎**董宣為洛陽令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臥虎

不欲奪農時周規為臨湘令時長沙太守程徐二月行縣敕諸縣治道規以方春農民多劇務不欲奪其時復於督郵規即委官而去徐撫然有愧色遣功曹齎印綬檄書還規

輒開倉廩蘇章安帝時舉賢良為議郎數陳得失言甚直為武原令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

專以德化為治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治不任刑罰民訟田爭累年恭為平理

積薪雨至戴封為西華令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暴雨至遠近嘆嗟

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檀敷靈帝即位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旨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

職典理人蔡邕上封事曰墨綬長吏職典理人

蝗不入縣界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

歎初茂到縣有所發置吏人笑之隣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三異

魯恭為中牟令亭長從人借牛而不還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敕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于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語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耳今蝗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爾還府具以政白安是歲嘉

禾生恭便坐庭中因上書言狀注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

力行清潔 孔奮守姑臧令長時天下擾亂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增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辛苦爾隴西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令去不共報德遂相與賦斂車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也

伏臘放囚 虞延為洛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因于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感之

勤行德化路不拾遺 鄭弘為鄗令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于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鄗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

蝗起泰山獨鄗界不集

減為父報讎者死

鍾離意除瑕丘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二十五年遷堂邑令邑人防廣為父報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竟得減死

以得寬猛之宜

王渙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者莫不曲盡情偽厭塞羣疑又能譎數發摘姦伏京師以為渙有神算及卒百姓追思為之立祠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平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威風猛于渙而文理過之

以郡守非其人辭疾去

巴肅為慎令以郡守非其人辭疾去

一時良

能 任峻字叔高循吏傳曰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姧伏吏端禁止一時良能 **除蝗** 戴封為西華令時汝陰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 **雙鳧** 王喬顯宗時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帝怪其來數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殺公主蒼頭** 董宣為洛陽令時河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于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於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卧虎歌之曰桴鼓不鳴董少平 **蝗不集** 壽張

界謝夷吾為壽張令時蝗發泰山流徙郡國薦食五穀過壽張飛逝不集猶古諸侯左雄曰令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注曰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誅破姦猾祭肜遷襄賁令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賊公行肜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清政百姓攀車劉寬除平陵令訓之以禮每滿官去百姓攀車拒輪充塞道路何時復來劉駒駼為渙陽令政化大行以病去官童謠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其見思如此吏畏而愛之不忍欺卓茂為密令吏畏而愛之不忍欺也撫視百姓如視赤子鍾離意遷堂邑令輕刑慎罰視百姓如視赤子境內清夷王渙字稚子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魏十五城獨滎陽異政陳球為滎陽令

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撾督郵欲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令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

素梠食麥飯

謝承後漢書宋度為定陵令素梠食麥飯

解因棄官去

周躬為櫟陽令有異政功曹萬良為父報讐庭中自械詣獄躬謂曰見惡不報非孝子也逃死於家非忠臣也今良忠孝即立解械放良棄官而去

觧因棄官載俱去

王渙建康中補兗陵令到官一月汝南謝弘為師報怨於縣市中詣獄自繫南陽太守疾弘下獄將殺之渙傷其義勇而當伏辜請弘夜釋械棄官載俱去弘遂免遇赦並出也

父老攀車泣涕千人

袁珍字伯仁除六合令政教大行受臨湘令民父老攀車泣涕千人

虎豹鷹鸇皆出境

袁珍為六合令教人書虎豹鷹鸇皆出境

猛獸遠逝

趙瑶字元圭為緱氏令縣素有猛獸瑶到乃遠逝

死乃

知貧 東觀漢記董宣為洛陽令搏擊豪彊在縣五年七十四卒詔遣使者臨視唯布被覆屍妻子對哭家無餘財上嘆曰董宣死乃知貧

鸞鳥集於學宮 王阜為香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于學宮

克身儉約 周澤字稚都為澠池令克身儉約妻子自親釜竈

縣內獨不雹 韓稜為下邳令視事先期民愛慕時縣皆雹傷苗稼稜縣界獨不雹東海相以狀聞上名入為尚書

外戚斂手 虞延為洛陽令時陰氏有客馬成常為盜延收考之陰就乃訴帝譖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在西成乃欲赴東延執之謂曰爾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後伏誅於是外戚斂手

追賊與車駕中五千 施陽為懷陰之官道遇賊抄劫盡物賊去後車駕中尚有五千陽遣追賊與之即還問姓名謝

而還物陽亦不受因付亭長**非其好不之官**楊賜為陳倉令以非其好不之官位極太尉

服遠不以城陸康除高城令縣在邊陲先是長史新到輒先修城以威遠近康曰常聞以德服遠不聞以城罷遣之

枉者更直濁者彊清劉永國為東城令民聞其名枉者更直濁者強清肅然無事

以牛刀割宰小縣漢名臣奏杜篤奏竊見臣師豫州茂才臨汾令葛龔論才比德方之往昔以為龔抑亦吳季札鄭公孫僑之倫也龔以牛刀宰割小縣使不羈之士篤騏同皁誠可愍傷

舞不可轉轉則勝人魏志陶謙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耻為之屈嘗私還入與謙飲晏或拒不為留嘗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因強之及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耶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治為三輔第一張暨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

育男

鄭為名 鄭渾為臨邛令天下未定民皆不念產業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大集其魚獵之具課使耕種又兼治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充足有舉育男鄭為名

吏畏而愛 倉慈字表仁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畏而愛

單步之官 崔林字德孺除鄔令貧無車馬單步之官

去官留犢 魏略時苗壽春令始之官將牛生一犢及去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

起徒中 楊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豪橫不敢加法沛至先撾折其脚遂殺之由是太祖以為能起徒中復為鄴令

為一州諸城之首 蜀志呂乂遷新都緜竹令乃心隱恤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

遺愛在民 荀勗為安陽令遺愛在民生為立祠

非百里才 龐統字士元守耒陽令在縣不治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方始展其驥足

戶口千倍 晉書范廣

為唐邑令時旱米貴廣散私穀賑飢人至數十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千倍**考滿之外量留二年**壽張令張廣考滿之外量留二年

縣有明君不能無懟心閻憲為剡縣令禮讓為首寬猛相濟其聽察甚簡吏職甚得人助有男子杜成夜得遺裝一囊開視有錦二十五疋及明詣吏曰縣有明君不能無懟心故也

蝗不入茂陵揚球為茂陵令寬和多惠以至誠接下為民所愛比縣連歲蝗災不入茂陵

負才氣潘岳出為河陽令負才氣鬱鬱不得志

有文武大才或謂孫秀曰李含有文武大才無以資入秀以為東陽令

河陽一縣花潘岳為河陽令縣樹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朝野歎其屈夏侯湛為野陽令以卿隱為急而緩於公請政清務閑優游多暇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

課入踰常年劉超為句容令推誠於物為百姓所

懐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内出結評百姓家資至超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産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

神君 喬智明為隆慮令縣民愛之號為神君

題閤道 潘岳出為河陽令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濬裴楷等並為帝所親遇岳内非之乃題閤道為謠曰閤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鞧和嶠刺促不得休

五斗米折腰 陶潛為鎮軍建威參軍事謂朋舊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請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於鄉里小兒乃解印去而賦歸去來辭

配食縣社 陸雲為浚儀令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一縣稱為神明及去官百姓追思之圖其形像配食縣社

吏人望柩設奠 干寶晉記劉璠為江夏令及卒百姓

如喪父母凡弟將歸家不受祭吏人往往相聚於道側望柩設奠以酹之

百姓留於道路

孔奕為全椒令治有惠化以母病休官百姓留於道路及卒市中人若喪慈親

新歲放囚

臧榮緒晉書曹攄除臨淄令有重囚臨大辟未及就戮歲暮攄行獄見之悽然問有何親戚答曰有父母攄乃慨然曰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當如期還獄否衆囚皆泣涕曰若自得特許死且無恨攄於是開獄出之至日相率而還

言能治劇縣

晉中興書華譚所友袁甫大安中甫入洛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治劇縣勗曰君子法應多宜可以為格稲食中之好而不可以為鑿是以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苟非大才何能悉備於事勗無以難之而心不能平由是遊京輦無所得久之除松滋令

名父之子屈臨小縣

王述補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自

是稱止時人未之達也及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禄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歎服之

崇學敦教

范甯為餘杭令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

屈志百里

李充嘗歎不遇殷揚州知其家貧謂曰君能屈志百里不荅曰北門之歎久以上聞窮猿奔林豈能擇木遂就剡縣令

發姦擿伏所在如神

王隱晉書李悳為成都令發姦擿伏所在如神

驗妻殺夫

陸雲為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乃為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稱為神明 上

婦殺夫首服

吳錄張舉為章句令有婦殺夫因焚屋言燒死其弟訟之舉開屍口視其灰令人取狗二頭殺一生

一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所餧者無灰生者有灰乃明夫殺死婦遂服焉

發擿姦伏號曰神君　米書顧憲之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已牛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為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迳還本主家盜者始伏其罪發擿姦伏多如此類號曰神明

近世令長莫能及　傳佐有吏才再為山陰令甚有能名近世令長莫能及也

人肝代米　沈瓚之為丹徒令性跡直自以在縣清康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鏁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名問曰復何陳答曰臣坐清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瓚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為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令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不飲酒為第一策　劉玄明為山陽令政為天下第一傅翊代玄明為令曰願以舊政告新尹玄明曰作縣令唯日食一

升飯莫飲酒此第一策

日食一升飯上按十歲偷割稻者孔琇之有吏能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安所不為縣中皆震肅

天才沈憲為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謂人曰沈令料事是天才

清美顧憲之為建康令性清儉強力為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得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

晝日垂簾顧愷之為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户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愷之御繁以約縣因無事晝日垂簾門皆閉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

務簡事理上

諸傳有治縣譜齊書傅琰為山陰令父僧祐亦為山陰令父子並著奇績世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祖傳不以示人

父子並著奇績上

縣稱神明傅琰為山陰令有賣針賣糖老嫗爭團絲來詣琰不辨乃縛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

屑乃罰貴糖者又二野父爭雞殺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稱神明無復有盜也

代貧民輸租

何敬叔為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私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民輸租

置獄丞

建元三年以山陰大邑訟獄繁滋別置獄丞與建康為比焉

留牘贈後人

陳陰鏗罷故章縣詩曰秩滿三秋暮舟虛一水濱漫漫遵歸道悽悽對別津長風下散葉歧路起飛塵長岑舊知遠萊蕪本自貧囊橐憎俗吏征徭不累民唯有留一牘相持贈後人

市人皆泣

樂預為永安令卒官時有一嫗年六七十擔槲葉造市聞預亡嫗大哭棄其葉於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亦就死溺市人亦皆泣其化如此

挂冠縣門

梁蕭眎素為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

放囚還家過節復獄

傅岐除始新令縣民有因鬭相毆而

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于縣岐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令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至太守深相歎異遂以狀聞岐後去縣民無老少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里

決諸縣疑滯 蕭景為永寧令永嘉太守榜門曰諸縣有疑滯可就永寧縣令決之

自縣令為近畿大郡 何遠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為武康令正身勵節除淫祀武帝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令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

御煩以簡獄無繫囚 孫謙為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却而不受

在縣不行鞭罰 裴子野出為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訟者示之以理

士庶駭怨 沈瑀為餘姚令富吏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

等下縣吏何因擬貴人御悉使著芒屨麄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常至此驚見辱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

教民種桑柿梨栗　沈瑀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半之人咸歡悅頃之成林

猛獸渡江　庾黔婁為編令治有異績先時縣多猛獸暴黔婁至猛獸皆渡臨沮界時以為化所感

小縣遷大縣　武帝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見於前親勗政道小縣有能遷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有異績以為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公清以為宣城郡守為吏者往往成風焉

拔幘　卞延之弱冠為上虞令會稽太守孟覬以令長裁之延之憤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下卿者正為此幘耳今已投之卿矣遂拂衣而去

南獄　武帝詔建康縣置三官與廷尉三官分掌獄事號建康為南獄廷尉為北獄

設粮水待太守　何遠為武康令

太守王彬廵屬縣皆盛供帳以待馬至武康遠獨設粳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雙鷄而別

書鼓

孫抱為延陵令廣陵高奐詣之抱無故人之懷奐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曰身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

二傳一丘

丘仲孚為山陰令甚有聲稱百姓謡曰二傳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傳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

撥煩

丘仲孚為山陰令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為天下第一

廉儉有幹用

宋書褚玠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汚免宣帝患之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稍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內試思其人景歷進曰褚玠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否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

答書云高晉陵

廣陵高奐博學多才劉奮為晉陵令奐經途之日了不相接奐甚銜之俄而奐代奮為縣道迎贈甚厚受餉答書云高晉陵人問其

所以答云劉畜餉陵令爾何關與事

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晉胡紹為河南懐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倉以俸米炒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強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威振京師

後魏宋翻為河陰令慎陽公主家奴恃勢多不法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於是威振京師

數日釋繫囚百餘人

北齊書郎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茍無決溢使君何患暉無以應

良令

韓子晉君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也寡人欲其良令也令空誰可使者趙武曰邢伯可公曰伯子之仇也對曰私仇不入公門曰中牟之令空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

子

內外舉不避 上

立官長以為官 慎子立國君以為國也非立國以為君也夫以立官長以為官也非立官以為長也

釣法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行過於楊晝曰亦有以送僕乎晝謂子賤曰吾少也賤不知法治民之術唯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落餌投綸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魚肉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肉厚而味美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驅之夫陽晝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任人任力 子賤為單父宰鳴琴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為單父宰戴星出戴星入以身親之單父亦治子賤曰子之謂任力我之謂任人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

有善績 子奇年十八齊使為東阿宰有善績

必能治阿 新序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悔之使使追之未至阿還之已至勿還也使者及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與共

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為少者之輔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慈君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錄張澤為和寧令政以德化為理不務威刑以孝經忠臣孝子傳以訓導之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

治為百城最 前涼錄張璽字公獄除福祿令太始末河西亂白骨散野璽收埜千餘人以仁化著聞遷姑臧相以私祿市牛三百頭散給貧民治為百城最

政教嚴明 後趙錄王謨齆鼻言不清暢又短無威儀將拜曲陽令石勒短之問長史張賓賓曰請試可勒從之政教嚴明

甘露降廳事 後趙錄申鍾為廣昌令白烏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為三公

試以一縣 三十國春秋王鸞身長九尺腰帶十圍燕王德見奇之賜之以食一進斛餘德驚曰向所啖如此非耕能飽但才貌不堪為貴人以一縣試之於是拜建陵令甚有異績

蝗不入濟陽 寒朗字伯奇為濟陽令時縣多蝗不入濟陽

豪右挫氣

鍾岏良吏傳司馬雋補洛陽令豪右挫氣京師號曰卧虎**襁負者五千餘家**韓纂為廣昌令縣先荒旱吏民離散纂行恩澤遂還縣城去險即夷得民歡心不一月隣縣襁負至者五千餘家**臈節聽囚還家**王長史為江源令臈月呼囚云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也明日臈節聽囚還家吏爭請乃遂本意俄有大赦莫不懷感**去官百姓號哭**戴昭字公超為延陵令恩威宣著以病去官百姓號哭如嬰兒失母**以憂去職**寒朗字伯奇為濟陽令以憂去職百姓思之**百姓詣府乞留**韓纂為廣昌令當代百姓詣府乞留**政平化行**第五訪字仲謀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臈合境祀**韋順字叔文為平興令卒吏民為立廟縣城中歲臈合境祀焉**路不拾遺卧不閉門**華陽國志王渙為河陽溫令路不拾遺卧

不閉門民歌之曰王稚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立文學景毅為高陵令立文學以禮讓化民

霜殺穀鄒獨無災會稽典録鄭弘為鄒令霜殺穀鄒獨無災

政無雙徐弘字聖通為汝陰令縣俗剛強大姓兼并弘到官鉏姦桀豪右斂手商旅露宿道不拾遺童歌之曰徐聖通政無雙平刑罰姦宄空

惜損一夫周規為臨湘令長沙太守丹陽徐杭二月行縣以道䟦勒縣除之規以方農作時惜損一夫拒不肯除遂棄官而去

邑贈送者萬人鍾離意為康邑令有詔徵公車縣人陳張送意到洛陽過穎陽太守問汝君與太守孰賢張曰明府之徵邑贈送者萬人男子攀車於路女人號哭於室以此觀之殆不及也

置水投書魯國先賢傳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貴戚斂手楚國先賢傳祝良為洛陽令貴戚斂手枹鼓稀鳴

百姓稱神明

海內先賢傳公沙穆遷弘農令縣界有蝗食稼穆設壇謝曰百姓有過必在典掌罪穆之由請以身禱于是玄雲四集雨下滂沛自日中至晡不知蝗蟲所在百姓稱曰神明一縣稱平廣州先賢傳黃豪除外黃令約己節儉粗衣疏食所得俸悉賜貧民當時政治清鄰縣蝗為災獨外黃無之歲皆豐熟一縣稱平明號神君汝南先賢傳黃浮為昌盧長濮令同歲子為都掾犯罪當死二郡望浮為之歌曰周公誅二弟石碏討其子令雖同歲子浮所不能赦政治清明號為神君

長陳畢除涇令民有遺腹子年十五為父報仇吏捕得之畢愍然曰嗟乎令殺遺腹之孤絕人之繼是不仁也法復讐之子是不義也不仁不義焉可以為人君長哉遂解印綬將遂亡遇赦而出不仁不義焉可為君

繫牛馬道旁羅衒字仲伯為萬年令誅鉏姦黨縣界肅然夜不閉門繫馬牛道旁曰付羅公夜不閉門暴

身雨降長沙耆舊傳祝良為洛陽令亢旱天下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誠告引罪紫雲沓起甘雨乃降

積薪降雨桂陽先賢傳張意字季智為平陽令時大旱意積薪將自焚即降甘雨

縛暴虎不用尺繩鍾離意别傳遷東平瑕丘令男子兒直勇悍有力三日一飯十觔肉五斗米飯使弓弩飛射走獸百不脫一桀悖好犯長吏意到官公署捕賊掾勑謂之曰令當破三軍之衆不用尺兵當縛暴虎不用尺繩但以食詐偽之肉掾之風勢焉若也宜慎之因復直直子涉在門下將遊徼私出入寺門無所關白收涉鞭之直走之寺門言無上下意勑為子屈者自縛謝令不便鞭殺其子直果自縛意告曰令前語汝當縛暴虎不用尺繩汝自視何如虎自縛耶勑械直父子結連頭對榜之將死掾入陳謝乃貫之由是相師為善所謂上德之政鷹化為鳩暴虎成貍也

天降神明君崔氏家傳瑗為汲令開溝溉稻薄瘠之地皆為

沃壤民賴其利長老歌之曰天降神明君錫我慈仁父臨民布德澤施恩於以序穿溝廣溉灌決渠作甘雨

為政以德 荀氏家傳羲字公然除太原榆次令為政以德民懷之時有鳳凰集其境內晉武帝下詔褒美民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

疏導原隰用致豐年 殷氏家傳褒為滎陽令先多淫雨百姓飢饉褒乃穿渠入河三十餘里疏導原隰用致豐年民賴其利號殷溝民頌之

騎驢入市 梁太清實錄周弘正常為曲阿令騎驢入市高祖以此薄之

蒞任明察人不能欺 梁湘東王繹孝德傳劉虬為當陽令蒞任明察人不能欺

大蝗經界飛去 蕭廣濟孝子傳許武為湖陰令永平中大蝗經湖陰界飛去不入

愛民如子 許武為湖陰令愛民如子

遇人如子 劉矩字淑文除雍丘縣教其子弟時有訟民不加刑務呼曉諭縣人各自勉勵境內

大治競修操行咸相約束曰過人如子何可犯之悉改從新

煮桃偶人

劉敬叔異苑萬亮為永康令嚴刻人憚之乃以桃木刻作亮身燒柴煮湯火熾桃人自鼎跳出

飛蝗不集

搜神記徐栩為小黃令時屬縣大蝗野無生草過小黃界飛過不集

政為三輔最

隋書蘇武薦房恭懿授新豐令政為三輔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

非百里才

陸令和弟為沂令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

食艾食葱

屈突通為車騎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無所縱捨時通弟蓋為長安令亦嚴整知名時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見屈突通

縛牛主

張允濟大業中為武陽令元武縣與其鄰接有人以牸牛依其妻家八九年牛孳產至十餘頭及將與居妻家不與縣司累政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遂令縛牛主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所

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詐牛曰此是女婿家牛也非我所知允濟遂發䝉謂其妻家人曰此即女婿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元武縣司聞之大慙

路不拾遺

張允濟為武陽令有行人候曉光發遺衫於路行數十里方覺或謂之曰我武陽境内路不拾遺但能回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

慈父

唐書房彥謙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行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為天下第一起授郡州司馬吏民號泣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

百姓立碑頌德

上

母子相訟取孝經習讀

韋景駿為肥鄉令縣有母子相訟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痛終天無分汝幸在溫凊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嗚咽乃取孝經付令習讀由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

誠信化人

元德秀為魯山令先是墮車傷足不

任趙拜汝郡守以客禮待之部人為盜吏捕之繫獄會縣界適有猛獸為暴盜自陳曰願格殺猛獸以自贖德秀許之胥吏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負約累則吾坐必請不及諸君即破械出之翌日格殺猛獸而還誠信化人大率如此秩滿南遊陸渾見佳山水杳然有長往之志乃結廬山阿彈琴讀書怡然自得既卒門人相與謚為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之謂之元魯山

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刼

王敬則為暨陽令時單荒後縣有一刼帥匿山中為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刼帥使出首當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刼帥既出敬則于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令不得已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刼百姓悅之

職在字人

大歷中秋霖害稼京兆尹奏畿縣多損田判度支韓滉執奏不實乃命御史覆之渭南令劉藻曲附滉言所部無損戶部分巡

御史覆檢與潒合代宗覽奏以為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獨免申命御史朱敖再檢渭南損田三千餘頃上謂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聞豈有恤人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乃貶潒

百姓號為神明 馮元常為清漳令政有殊績百姓號為神明又歷浚儀始平二縣皆單騎赴職未常以妻子之官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秣恃躬儉約身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

單騎赴職 上

均俸丞尉 高志周為貴縣令與丞尉均分俸錢政化大行人吏刊石以頌之

四絕 李韋為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後人爭模寫之號為四絕焉

擇於臺省 崔縱為監察御史詔擇令長於臺省除藍田令寬民勤幹德行大化縣人為之立碑頌德也

繕理廨宇 房琯歷慈溪東城濟源令所在為政興利除害繕理廨宇頗著能名

宦官請託命拽出 李朝隱為長安令有宦官閻興貴

詣縣請託朝隱命拽出之肅宗聞而嘉之乃下制曰不吐剛而茹上不茹柔而黷下君子之事也践霤必繩登車無屈者正人之務也長安令李朝隱德義不回清强自遂宜官入縣有乖儀式遂能責之以禮繩之以愆昔虞延持皇后之客梅陶㲄太子之傅古稱遺直復見于今宜加一階用來剛烈

神肤田

韋景駿為肥鄉縣令北界暴水連年泛溢舊堤廹近水㵒雖修不息而漂沉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拓南數里高築隄暴水至隄南以無水患而去隄北稱為神肤田

拒大夫之命

揚瑒為麟游令時御史大夫竇懷貞檢校造金仙玉真二觀移牒近縣徵百姓所隱匿資財以充觀用揚拒而不受懷貞怒曰焉有縣令卑微敢拒大夫之命乎揚曰所論為人冤抑不知計位高卑懷貞壯其對

士衆得蔬飯見饋則足

蔣沉乾元初歷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縣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沉竭心綏之所至安輯副元帥郭子儀每統兵由其縣必

戒軍吏曰蔣沉令清而嚴幹供億故當有異士衆得蔬飯見饋則足無撓清政其為名人所知如此

令人戶勿顧賦限 盧坦字保衡為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機織未就坦請延十日府不許坦令人戶但織而輸勿顧賦限違之不過罰令俸爾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

執刺史造常滿樽 李元素有吏才初為武德令時懷州刺史李文暕將調率金銀造常滿樽以獻百姓甚獘之官吏無敢異議者元素抗詞回執文暕乃損其制度以家財營之

賦役平允 李元紘為好畤令有聲績開元初三遷萬年縣令賦役平允不嚴而治

去官縣人思詠 裴耀卿開元初遷長安令長安舊有配戶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一切令出儲蓄之家預給其直遂無姦僦之獘公私為便在職二年寬猛得中及去官縣人甚思詠之

著諭蒙十四篇 馮伉遷尚書膳部員外郎充睦王以下侍

讁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卒為弔贈使抱真男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屬醴泉闕令宰臣進人名帝意不可謂曰前使澤潞不受財帛者此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授醴泉令縣民多猾為著諭蒙十四篇大畧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

造亭臺為美名

楊烱為盈川令為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榜殺之又所居府舍多造亭臺皆書牓額為之美名大為遠近所笑

妻子不之官舍

徐仁紀拜左補闕三上書不省乃詣執政求出俄授靈昌令妻子不之官舍唯衣稪及書蹤而已餘無所畜

寬猛得中

韋抗為永昌令不務威刑而政令肅然都輦轂劇前後為政寬猛得中無如抗者

義倉本備水旱

薛訥為藍田令有富商倪氏於御史臺理其私債中丞來俊臣受其貨財欲出義倉千石以給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以為儲畜安敢絕衆人之命以資一家之產竟報上不與

賣所乘馬

分給貧弱 李大亮少有文武才幹為土門令屬百姓飢荒盜乘侵寇大亮責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躬捕寇盜所擊輒平太宗聞而嗟美下書勞之

賜緋衣銀章 王正雅為萬年令穆宗時京邑號為難理正雅抑强暴政甚有聲于時柳公綽爲京兆尹上前保稱穆宗命賜緋衣銀章就縣賜之遷戶部郎中

伏叢薄中諫獵 五代史晉何澤初任後唐同光中為洛陽令澤以莊宗出獵屢踐民田澤屏其從者伏於叢薄中截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令田將熟奈何恣佚游以害民稼使官何以集其征賦臣請賜死於此日以悟陛下莊宗慰而遣之

勇而能謙必享富貴 九國志吳秦裴行密據廣陵以裴知楊子縣有虎入縣裴親殺以獻行密詔褒之裴曰此衆共殺非能獨制也行密歎曰勇而能謙必享富貴歷高郵無錫令有能名

健令 後蜀李匡遠同光中董璋

名為鹽亭令歷通泉射洪等令時西川連衡羣盜尤盛巨遠悉為擒捕當時號為健令

邑容遺果不受

閬賈郁遷仙游令有邑容遺果辭之容曰某家新果衆人未知郁曰君家有子弟否曰昆仲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令君凡知弟知子知猶來者知是倍於古人也客大慙而退

不令按獄刑獄監莞倉庫

國朝淳化五年詔令長之任風化所繫不下於堂而一境自治兩換其縣而善政大行所宜躬親於教人不可攖拂以他務應天下縣令自今轉運司及本州並不得輒令按獄刑獄監莞倉庫等事俾專厥職以副朕懷

四任令宰

至道二年前商州豐陽縣令喻嶠詣宰相自言江東人歸朝廷凡四任令宰年七十五吏部以當免望歸故鄉宰相以聞上憐之特授光州定城令

赤縣最為要劇

咸平二年上謂宰臣曰京師浩穰之地赤縣最為要劇官得其人則民事皆理宜擇有操守不畏權

豪者任之

鐵船渡海

九國志閩賈郁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時為仙遊令王氏初霸閩越郡邑之政皆苟且郁獨守正奉法吏頗畏之及受代有一吏醉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汝輩吏揚言公欲再作令須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是歲選集延鈞建號閩郁有治稱乃擢授贊善大夫復典舊邑時醉吏為庫吏不數月盜官錢數萬下獄具伏扺前牘尾曰竊鋼鏹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鈕因決杖徒之胥皆懾伏未幾移治福清考滿名為御史中丞

夢印

林紹圖少好學初事審知延鈞開國擢授戶部郎中王氏之世郎官無俸月給祿米數斛而紹圖貧殆不能濟乃求宰長溪因營父兄之產時銓注已定一夕夢數吏擎大箱中有印二鈕紹圖取其一視之乃長溪縣印也有一吏前白曰公當置此取彼一鈕乃安昌縣印也紹圖執之而覺及領命果宰安昌秩滿而歸復求宰舊邑時宰選官皆紹圖親舊自以為必得一夕復夢吏如前以印二

鈕示之紹圖方執一鈕吏正之曰此乃公昔年所置者不可復取但旁一鈕視之乃連江縣印既而數吏前白曰數年為君掌印令始獲免當別公去紹圖覺而異之翌日果受宰連江江南兵攻陷建州延政降又攻福州李仁建閉壁自守紹圖自連江歸於江南至建安授幕職官而卒

知縣事沿革見縣令門

朝臣知縣自奚嶼始國朝建隆三年以大理正奚嶼知大名府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縣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臨清縣朝臣知縣自奚嶼等始也

三遞運使乞留淳化二年姚益恭知須城縣禔朴不用境内大治民數千人三遞轉運使乞留相率如浮屠宇飯僧以徽福願益恭不代州以上聞賜璽書賞以粟帛吏部引對以著作佐郎知洪州南昌縣賜衣服銀帶絹五十疋以

古文革崑體之弊尹洙知河南伊陽縣與穆修以古文革楊劉崑體之弊天下翕然宗之

豪猾不敢過縣門祥符中張錫爲太常博士知東明縣下令曰富而恃貲刑而恃贖若此者當先治之民之豪猾者以令簡而必行終錫之去不敢過縣門而犯法者鮮矣

十奇嘉祐中京西轉運使陳希亮奏據河清縣僧道進士等狀奏舉留知縣著作郎王元規再任事本司體量得本官到任軍民歌詠有十奇第一奇民吏不識知縣兒第二奇塌却曹司舊肚皮第三奇買物價利不曾欺第四奇處斷明白盡絶私第五奇街裏不見光頑兒第六奇蝗蟲不入境内飛第七奇不敢賭錢怕官知第八奇不孝不仁不敢爲第九奇鄉村不被公人欺第十奇百姓納稅不勾追知此之類甚得民情工令審官上簿記其姓名

攝職官所入不取王鼎在臨邛轉運使令攝成都新繁縣事職田所入不取不以孔氏子弟知

仙源 治平元年詔令後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其襲封人如無親屬在鄉里令常任近官不得遠去家廟 初京東提點刑獄王綱乞不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所以慎長民之官

長 沿革見縣令門

視民如子 前漢召信臣為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

家人莫見喜愠色 後漢仇覽為蒲亭長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愠之色

海內會葬者三萬人 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寔卒海內會葬者三萬人

不捕劫盜而先按殺子者 賈彪補新息長民困貧多不養子彪為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發而掾吏欲出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乃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

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賈子生女名賈女

甑中生塵釜中生魚 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桓帝時為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時議者欲以為侍御史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閒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潁川四長 循吏傳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瀛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

殺死有寃 虞詡有剛正之性終老不屈為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倉卒臨卒謂其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

一口斯獲罪於天也

盤根錯節

鄧騭以虞詡為朝歌長時賊數千人攻殺長吏欲以法中傷之故舊相弔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及到設三科以募求壯士乃為設伏兵殺賊數百人賊由是解散

願寬轡策

虞詡為朝歌長始到河内謁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耶詡曰此不足憂也然賊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拘閡而已詡果敗賊

匈奴不犯塞

華嶠後漢書孔奮字君魚守姑臧長治有異政以仁義折強扶弱好惡分明匈奴不犯塞

坐無完席

謝承後漢書薛惇字子禮為北海長家貧坐無完席妻子曰君無俸禄子孫復無完席耶惇以美完席與妻子自坐敗席

兼治五縣

東觀漢記公孫述補清水長父仁遣門下掾隨之官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吏謂有神明

諫獻龍眼荔枝

和帝時唐羌為臨武長縣接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羌乃上書諫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勅勿復獻

教不孝子令改

蔣崇為潯陽長民有母言子不孝崇曰令為汝教之不改乃殺後十日崇名不孝子謂曰令下車求不孝子欲治之言汝不孝又言汝能改故名見汝賜酒食教以事母之道子曰必能改遂為孝順崇之德化也

越境求理寃結

崔慨遷鄢陵長闕鐵不閉道無拾遺比縣有寃抑者皆越求理焉

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

魏志賈逵守絳邑長郭援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守援攻之不救乃召單于併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潰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刼之逵不動左右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其左右義逵多為請遂得免

社

稷之器非百里才 蜀志蔣琬除廣都長先主嘗至廣都琬衆事不治時又醉先主怒將加戮諸葛亮請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乃宥之

二縣立祠 楊仁遷南安長治民以父子情大見信愛及卒二縣立祠十年不絶

獸南渡 劉平為全椒長五日一聽事吏卒各就田業先時多獸每為人害平就事三日獸皆南渡

蝗不入盧氏 李孟元為盧氏長務行德化時縣悉蝗獨不入盧氏界

神父 陳弇為蘄長時一州旱蝗弇請雨即雨大降穣蝗即出境一縣徧熟號為神父

以惠和為本 鍾巽字叔華為長平長賦政息人以惠和為本百姓共為其碑文曰寧臨長平悅以養民

擅出穀受罪 典畧韓攸為瀛長時民大飢而太守未至攸因發倉賑之吏白言太守垂至軍糧重事可須來攸言民命縣急令長擅出穀受罪含笑入地不以為恨後竟不坐吏民蒙濟者數千人

丞 沿革見縣令門

廉吏 前漢黄霸為潁川太守務在成就安全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爾

清淨無欲 後漢張玄建武中舉明經遷陳倉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多識

歷佐三縣所在有稱 吴志孫堅為下邳丞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

令囚歸家耕種 唐書唐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許之乃名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皆感

恩義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

酌水而祭

王義方坐與張亮交通貶為儋州吉安丞行至南海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在明德酌水而祭時當盛夏風濤蒸毒既而開霽南渡吉安蠻俗荒梗義方名諸首領集生徒親為講經行釋奠禮清歌吹籥而登降有序蠻酋大伏

主簿

證據縣令得免

後漢書繆彤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掠考五毒至乃體生蟲蛆轉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得免

詰闕訴縣令

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積之七歲不省乃復上書臣聞陛下為臣父臣為陛下子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詰單于以告冤乎帝大怒尚書劾以大逆虞謝駁之曰主簿所訴乃君父之惡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也

枳棘非鸞

鳳所棲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考城令王渙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俸為資勉入太學

無知名之援 蘇林廣舊傳仇香字季智學通三經無知名之援鄉里舉之四十為縣主簿

薦為麗正殿校理 唐書徐浩以文學為張說所器調授魯山主簿說薦為麗正殿校理三遷右拾遺仍校理

擇佳壻 楊於陵字達夫釋褐為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滉性剛嚴少所接與及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壻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竟以妻之後遷戶部尚書

處事敏速 李曾為泥水主簿處事敏速甚有聲稱雖村童厮養一聞之後無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轉國子司業

奔赴闕庭雪父冤 穆贊字相明釋褐為

濟南主簿時父寧為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使被誣奏貶於泉州司戶贊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冤憲臣奉君之命楚劒不衝於牛斗秦璧自洗於塵埃由是知名

伏難死節

蘇弁字元啓轉奉天主簿朱泚之亂德宗倉卒出幸縣令杜正元上府計事聞大駕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竄山谷弁諭之曰君上避狄臣下當伏難死節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潛遁帝命斬之以徇諸尹知其事乎衆心乃安賊平拜監察御史

虎不為害

顧少連以拔萃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穽獨移文岳神虎不為害

令舍得亡印人伏其量

五代史許仲宣乾祐初舉進士解褐為曹州濟陰主簿先是縣印令與簿掌時令有嬖妾與其室爭寵令不能制妾欲陷其主於罪竊取印藏之封緘如故仲宣受之翌日吏開將用印但空匣因逮捕縣吏數十人及令主簿僕廝家人繫

獄驗問果得於令舍竈炭烱烘中初亡失印縣吏皆恐而仲宣晏然不為動既而果獲印皆伏其量

短簿 九國志閩蔡儼字仁崿為永春主簿秩滿就選試合各格未擬官而卒崿諸子中最少而俊爽人多惜之初仁崿之求試也有門僧善揣骨仁崿問之僧曰短簿仁崿大笑曰無選試及格不當復為縣佐短簿之呼何謬耶後數日果卒

尉 沿革見縣令門

傳以為仙 前漢梅福字子真為南昌尉去官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為吳市門卒

棄官還鄉里 後漢喬玄按梁冀客陳相羊昌罪惡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為河南尹玄以公事詣府受對恥為所辱棄官還鄉里

大丈夫安能為

人役　逢萌少有節意抗厲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亭亭長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

不避豪強　魏志曹瞞除洛陽北部尉初入之長安學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左右各十餘棒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京師斂跡莫敢犯

出遊常步行　程堅字湛甫為比陽尉貧無車馬每出追遊常步行

鼠竊狗盜　魯國先賢傳二世時山東盜賊起二世問諸臣曰於公何如博士諸人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及罪至死無赦願陛下急發擊之二世怒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明主在上四方輻輳安有反者特羣盜鼠竊狗盜守令尉捕誅之何足憂二世喜

告諸百姓為我立祠　搜神記蔣子文嗜酒好色佻達無度自言清骨死當為神當漢末為秣陵尉逐賊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頭乘白馬執白扇侍從如平生吏見驚走子文進馬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土地之神以輔

爾下民可宣告諸百姓為我立祠不爾將有大禍

化石荆州圖記澧陽縣西百三十里澧水之南岸有白石先是縣左尉與零陵縣共論疆界因相侵害化為此石即以為二縣界首

年弱貌羸唐書顔師古隋仁壽中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尉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後

策入四等白居易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第四等授盩厔尉集賢校理累以幹理聞

轉拾遺柳芳自永寧尉直史館轉拾遺芳該博勤於記注撰唐歷四十卷

開倉賑貧餒員半千上元初授武陟尉屬頻歲旱飢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千便發倉粟以給飢人刺史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薛元超為存撫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遂令釋之

以清謹見稱蕭至忠為畿尉以清謹見稱嘗與友人期於路隅會風雨凍冽諸人

皆奔避就宇下至忠曰寧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獨不去衆咸歎服

吏能爲畿邑之冠 劉延祐弱冠補渭南尉刀筆吏能爲畿邑當時之冠司空李勣嘗謂曰足下春秋甫爾便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爲獨出人右也後歷右司郎中

屈宋作衙官 杜審言初爲隰城尉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然恃人謇甚爲時輩所嫉登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則當羞死矣又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北京三傑 富嘉謨轉晉陽尉與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又谷倚爲太原主簿皆以文詞著名人謂之北京三傑

才望高雅 陸元方字子象先本名景初時吏部侍郎吉項曰爲官擇人至公之道陸景初才望高雅非常流所及若不以吏部予之妄推薦也竟奏授之

非好去位 高適補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

位客遊河右節度使哥舒翰見而異之表為兵曹為翰府掌書記後從翰入朝翰為賦稱之於上前拜左拾遺轉監察御史

明公坐

蘇珦明經舉授鄠縣尉雍州長史李義琰名而謂曰鄠縣本多訴訟近日遂絕訪問果由明公為其疏理因顧指廳事曰此座即明公坐也但恨非遲暮所見爾

獻書闕下

李揆字端御開元末舉進士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詔試文章乃擢拜右拾遺

代同察直官曹

竇參字時中為萬年尉時同僚有直官曹者將夕聞親疾請參代之會有因亡京兆尹按直簿將奏參遽請曰彼以不及狀謁參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多義之

持危矢石之間

崔祐甫字貽孫舉進士歷壽安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逆祐甫獨持危矢石之間潛入私廟負木主以竄拜御史中丞

著魯議

高郢字公楚天寶末盜據京邑父伯祥先為好畤縣尉抵賊禁將加極刑郢時年十五被髮解衣請代其父賊黨義

之仍俱釋後舉進士擢第授華陰尉嘗以魯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著魯議見稱於時由是授咸陽尉

擇堪為御史 見錄事參軍人倫之鑒下注

廷折曲直 李義琰少舉進士累補太原尉時李勣為并州都督吏僚皆風望慄憚義琰獨廷折曲直勣甚厚禮之

春蘭秋菊 裴子餘舉明經補鄠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諶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義子餘與朝隱行諶優劣崇義曰譬諸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後為監察御史

此尉得罪公清之士何以勸 見大理評事門

請代韋重規役 裴佶字弘正初授藍田尉時有詔命畿內諸縣城奉天時嚴鄠為京兆政尚峻暴加以朝旨甚迫尹正之命急如風電本曹尉韋重規其室方娠而疾畏鄠之暴不敢以事故免佶因請代役無愆期當時義之

求珍味饋從官 崔日用為芮城尉大足中則天

幸長安路次陝宗楚客時為刺史日用知供頓事廣求珍味稱楚客之命遍饋從官楚客知而大加賞歎盛稱薦之由是擢為新豐尉無幾拜監察御史

以子孫相託

婁師德弱冠進士擢第補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豈可以官屬常禮待也

有擒姦擿伏之名

李勉為開封尉昇平日久見汴州水陸所湊邑居龐雜號為難理勉與聯尉盧成軌並有擒姦擿伏之名

歲飢飯不過一器

柳公綽為渭南尉性謹嚴動循理法屢屬歲飢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稔復初

小官

韓休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性方直不務進取既為相天下翕然有萬年尉李美玉得罪帝將放嶺南休曰美玉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宅室輿馬僭擬法度臣請先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

應對如神

唐新語盧莊道年十六授

長安尉太宗將按録囚徒京宰以莊道幼年懼不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閑暇不之省時繫囚四百餘人令丞深以為懼翌日太宗召莊道詰其輕重留繫日月應對如神太宗驚嘆之

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

魏奉古為雍丘尉時姚珽莊汴州郡僚畢謁珽覽刺名奉古前持廨狀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珽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

不受黃連

朱履霜好學明法律補山陰縣巡察使故人或遺以黃連數兩固辭不受曰不辭此歸恐母妻詰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

遇盜留公文

揚再思為主武尉充使詣京師止於客舍會盜竊其囊裝再思邂逅遇之盜者伏罪再思謂曰足下苦貧之至此無行速去勿作聲恐為他人所擒幸留公文餘財盡相遺盜者齎去

上疏諷從禽

玄宗聽政之暇從禽自娛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以習倡優曼衍之戲酸棗尉袁楚客以為天子春秋方壯宜節之

以雅好從禽好鄭將蕩上心乃引由余太康之義上疏以諷之玄宗納焉

賦詩留別

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門蜀賓賦詩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黄泉酒醉自詠聲調哀感蒲坐為之流涕竟卒於官

厲舞不動手

語林商則任廪丘尉為性廉謹縣令丞多貪濁因宴會以次舞令丞舞訖勸則則把手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唯有一箇更動手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笑嘲曰令丞但動手縣尉祇回身因貧為刺史得與厲貧人

首該賞典

國朝建隆四年以大名府經城縣尉張義玄為本府允城縣令賞捕盜之功也天下縣尉久廢其任是歲義玄首該賞典以激勸之

處賤官有憂天下之心

寶元初有明州慈谿縣尉裴明允者倜儻不羣雖處賤官有憂天下之心屢上書言事後又詣闕上書陳可言者臣伏見漢成帝時

梅福為南昌尉屢從縣道上書言災異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執政輙報罷去其後又以王鳳專勢擅朝災異數見臣下莫敢正言福又上書其誠懇切雖不見用亦免罪累有此前事臣實慕之上善其言以示兩府

手殺强盜五人　劉平字士衡景德中釋褐常州無錫縣尉手殺强盜五人改大理評事知鄞陵

縣令百姓食蝗　至和中淮南有蝗上令州縣燒捕務絕其害時楚州山陽縣尉李宗嗔百姓郤崇等申報捕蝗皆抑令食之悉吐瀉成疾提點刑獄孫錫奏上怒曰縣尉亦親民之官謂其能尉安於民而不與民除害反傷民命削其官

功曹　沿革見縣令門

以斧砍右手五指　謝承後漢書梁國車章為縣功曹令黄奉為人所訴章證之當下筆章辭

以斧斫右手五指閉口死獄中

擨煩會稽縣錄董昆字文通能擨煩縣長潘侯署功曹史

嗇夫

前漢百官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廣鄉亭亦如之皆秦制

平徭賦理冤結東漢第五倫為鄉嗇夫平徭賦理冤結得民歡心自以為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號為道士

容貌長者漢雜記事任先為鄉嗇夫漢兵至宛軍人見其

冠服鮮明欲殺之會安成侯劉賜適到見其容貌長者乃救免之

為叔還錢 會稽典録鄭弘為縣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見弘問民得失深異之名署督郵有弟用兄錢者為嫂所責未還嫂詣弘訟之弘賣牛車為叔還錢兄聞之慚愧自繫於獄中遂其婦貴錢還弘弘不受

代出口錢 零陵先賢傳鄭產為白土嗇夫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產乃勑民勿出子口錢自當代出省

徭賦賑困之 殷氏世傳勤年二十為鄉嗇夫故豫州從事王封知勤雅意好施遺其書曰君少孤不漸父兄師友之訓而無仁孝廉直之性是故古今耻功惠之不崇故雖執鞭猶不辭也朱邑所以列竹帛者功紀於桐鄉耳勤感之於是省徭賦賑困乏矜孤寡民大愛之

亭長 見嗇夫門

風俗通謹按春秋國語有寓望謂今之亭長所安是也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縣有亭長又亭待也蓋行旅宿食之所館也亭亦平也民有爭訟吏留辦處勿失其政也

為我謝趙君前漢趙廣漢為京兆尹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我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効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

艤船待項羽烏江亭長艤船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

單至無以渡羽笑曰天之亡我何渡馬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

不為具食　韓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

廉直　顏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稱遷大司農

勿為盜賊自致　續漢書馬武字子張帝與功臣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對曰臣少嘗學問長可郡文學上笑曰何以自謙御鄧氏子志行修勤可以掾史功曹次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埋骨樓下　謝承後漢書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鵲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奪其物骨埋樓下交趾刺史周敞行宿亭舉壽奸罪奏之殺壽

讓喪於正堂　張璠漢記樊曄為天水太守之郡與喪會於隴亭亭長使移喪避曄曄讓喪於正堂

躬自弔祀
關西稱之

吏

以二卵棄干城之將 孔叢子子思言苟變於魏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才然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如大匠之用木取其長棄其所短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不可使聞於隣國公曰謹受命

醉嘔丞相車上 前漢書丙吉為丞相馭吏嗜酒常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為西曹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茵耳遂不去也

不樂為 後漢鄭玄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授業

執法廉 童恢少仕州郡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辟之楊被劾免掾屬悉投劾去恢獨

詣闕爭之及得理掾悉歸府慨策杖而退論者美之

仕不過郡吏 趙壹初袁逢使善相者相之云仕不過郡吏果如其言

郭林宗一見嗟服 後漢符融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

志行高潔 東觀漢記南陽馮良字君卿出於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焉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潔非禮不動對妻子如君臣

選孤貧志行之人 第五倫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貴吏皆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吏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所舉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為知人

規度指畫營處 魏志鄧艾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

規度指畫營處時人多笑焉

聞父號慟 吳書朱濟仁為邑書吏少喪父其母撫之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濟仁對曰相見何難於是號慟縣與之以狀言為縣吏盧欽奇之

篤志好學 徐廣晉記張華牧羊而篤志好學初劉敖以女妻焉

感激讀書 汝南先賢傳許嘉為吏有過叩頭流血請得免由是感激讀書焉

母好食鐺底焦飯 宋躬孝子傳陳遺少為吏母好食鐺底焦飯遺在役常帶囊每煮食録其焦貽母後孫恩亂與母相失帶囊自隨故得無餓死遺得活母晝夜泣憶遺目為失明耳為無聞遺還入拜號泣母豁明

海岱清士 郭子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為舉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致與庾公云是海岱清士

伏節死難 後漢孟嘗字伯周其先三世為郡吏皆伏節死難

謹案如律之事 王粲儒吏論彼刀筆之吏豈見而克察哉走於几案之下畏於官曹之間其朝夕所見

者謹參如名昭遠近 謝承後漢書馮吳字子高輕財尚義弘博愛士賓客四方雲集為州郡吏休假先存恤行喪孝子次贍疾病拜鄉里耆老先進雖居家名昭遠近

幹

門裏寫書 謝承後漢書濟陽成良字子恭年十八為濟陽郡幹良儀容華麗太守諸葛禮使門裏寫書從者誣良與奴婢與良割出肝腸示禮赤心

求紙筆作辭 王隱晉書鄧攸為石勒所得值攸昔作叚中郎幹攸求紙筆作辭勒原其死

挂冠府門 虞預會稽典錄盛吉少為郡幹佐學明春秋王莽誅更始署新太守劉君代前太守許君不肯去郡劉君因攻叚之郡中挑亂吉謂友人柳玩曰君道滅王綱絕矣不去禍將及園解冠挂府門與玩俱去

小吏

與錢通 史記張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 徐廣注曰以利交 及湯為大吏甲多責湯行義過失有國士風

有封侯骨 前漢書翟方進字子威家世微賤父為郡文學方進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遲鈍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小史曰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方進西至京師授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

愛其恭敬 萬石君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愛其恭敬

習文法 尹翁歸少與季父居為獄小吏習文法

竊學問能史書 王尊字子贛少歸諸父諸父使牧牛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奇之

賤 後漢書公孫瓚字伯珪家世二千石瓚以賤遂為小郡吏

弩矢貫

咽喉王清為縣小史從令出逢賊力戰弩矢貫咽喉詔大醫治之示百寮忠謹清慎晉中興書劉超少為小吏以忠謹清慎為中宗所愛恤親侍左右以俱渡江入令被中寢光逸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值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寢令還治之逸曰家貧衣單霑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君子仁愛不為此故寢而不疑縣令奇之從而不問知賢三輔決録高陵麗勃為郡小吏東平衛農為書生窮乏客斅於勃家勃知賢禮待顛直過當去送十里妻以弟女鄭玄別傳故尚書左丞同縣張逸年十三為縣小吏玄謂之曰爾有贊道之賢王雖美須琱琢而成器能為書生以成爾志不對曰願之遂妻以弟女盜池中魚郭子王安期為東海太守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圃與衆共之池魚何必占也得鬼臂蝦蟆毛齊諧記武昌小

吏吳翁得一浮石取置牀頭化成一女甚端正與翁爲婦太守宋密見翁婦收得之謂翁曰汝能得鬼背蝦蟆毛當不殺汝翁歸告婦婦令請其家在水下取之府君乃赦翁

箴張幹小吏箴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十五之年如日之東莆容既妍爾服既鮮輕裙隨風飛雲流烟南金沙生良玉璞藏不採畏淪不雕無光窮達何限否泰何常無忘微賤過謝孫張

卒

變姓名前漢梅福居家以讀書養性爲事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懷道隱身謝承後漢書苑式爲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縣何里街卒式行郡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

曰非孔嵩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昔與子俱曳長裾遊
籍帝學吾蒙恩為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
曰昔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
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勅縣代嵩嵩以先備未
竟不肯去

非撾妻之人

蜀志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特留胡氏經月乃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
主有私呼伍伯撾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
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小卒非撾妻之人面非授履之
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朝慶遂絕

散置左右待以門人

晉中興書賀循時會稽郡鈴下
有楊方者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以門從在閣下公事
暇輒誦五經鄉邑未之別也內史諸葛恢開方好學出
為給使見而異之即解使散置左右以門生待之

賜俸錢五千

襄陽耆舊傳襄陽縣卒張他學
畫諷書歸侍父主簿以其還縣非時當行罰他大歎息
且四五不止縣令陳君問其故曰孝經云資於事父以

事君而敬同令主簿以吏敬父而推罰恐傷明府德化故重令明府吏思爾陳君即回罪主簿賜他俸錢五千

職官分紀卷四十二